# 四書輯釋

# 中庸章句序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莆田貢士王元善通攷

中庸何為（去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雖嘗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通攷】吳程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下字若子程子則重在上字而下為男子通稱○許謙曰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先師曰道統二字為此序綱領後面要提綴照應

【通攷】許謙曰堯舜以前則謂生民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此泛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為人而立法也

其見於經

【通攷】張師曾曰見音現依陸氏釋文

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

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當釋為又字之義者並同）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序中除夫子之夫如字外並同音）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語錄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眞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要使是治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卽是道心○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雲峯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惟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為聖尔況中無定体儻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備語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由忠恕而進於一貫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勿齋程氏曰虛靈心之体知覺心之用○[illegible]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illegible]

日行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宜或命受生之初是從有
心故曰原○雲峯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之原是大
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之類便語錄形○氣身
耳目鼻口之類屬自家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所
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分人言私說不恩之可乎而言
也如六經中家又我私言私其猶此猶以惡之心非而言
以為知覺者不同
此先單言竟以靈知竟私者總畢之
不所知竟從形氣之只而言
始有同曰道上心所以之比以私言知發竟者而日
同命之用始有同曰道上心所以之比以私言知發竟者而日不及
体無不知覺○從性命之正
靈覺語錄人心只是知覺語義理心上知竟去從便是以是以為
法○便是人心知竟言一箇上知竟去從便是以是
或微妙而難見耳
情發見於良知之理上人得之危有時便是只好不了以此是朱子
子以發見為人得之危有時便是只好不了以此是朱子
亦賦道多人心為人有殊又氣不故言人心道之心
非道焉是之謂心又氣不故道人心道之心
食則其人人自家心而載不知道言人心道先
危而男女之欲道其之以得不其言心之道
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
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
之理以治之一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先師曰危愈危微愈微於危流於無於
而天

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

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説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

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去声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稍易剖析此心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所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以能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從事於斯

先師曰斯指精一

無少間去声斷徒玩反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語錄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其道心之區処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通攷

文集

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此声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峯胡氏曰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這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曾說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惟

中之功必在惟精而重在惟一○許明曰朱子引禹謨四言
以見中備之宗旨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
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矣、

圖說

許謙曰理[illegible]氣合而[illegible]人心爲一身
之主宰又即氣之靈而能知覺者也
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道心發於理如惻
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謂之道則是天性之公謂之人
則是我身之私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人心
聽命於道心只是事皆順理又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
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致以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
時告大禹故言所此括字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
氣工來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
奉天物與曰舜辟之心不難知也所以轉于舜禹者是也虛
舜之道不難復此載之與誤者是也○語錄人心是此身有
知覺有嗜欲者如所謂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也感於物
而動此豈能無但爲物誘所至於陷溺則爲害亦故聖人以
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
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
心據以爲准者此且以欲食言之凡飢渴而欲飲食以充與
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者有不可
以食者如子路食於孔悝之類此不可食者反如父之慈其
子其子之孝其父常人能知之此道心之正也若父一信其
子則子必很然悖其父此人心所以危也惟舜則不然雜與
父欲殺之而舜之孝則未嘗替說道心也故當使人心以聽
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於方寸之間微而難見故
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說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
與人欲之辨爾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爲全不好則須說下

刻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又曰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畨子焦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乃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弗失[illegible]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雲峯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此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

〔通攷〕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二大節看章[illegible]此為一節推原中庸道字之傳本二聖授受心法而心之[illegible]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為無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耳思子傳心之要其原實出於此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音邵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

〔通攷〕張師曾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illegible]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辨矣今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此其

曰說若也謂斷衡文王於緝熙敬止而大寧於君仁臣

發子孝父慈友信皆以止言之武王詩出乾謂皇建其有極

而至於書之戒不過於欽義言之文持則其執中之意為可知

矣不偏於陶之戒德不過於正言而後反則各得之正所以明中而其德

之伊又自謂湯咸一德則氏訓彝物中則之有日正欽中而衡

哉尹尹其日可成有傳說告宗大學日有日正欽從

謨劉說日道可見矣有傳者謂息數曰言孝則之正行

伊尹聖之其內有外無道非于此之道揆孟子立言孝周于木舜得從

用事合其有不合非者仰中之而道以子之公又幸周而得三王

曰可亦不所以求合于前王之所中道之以公日成日王之以坐

不可不敬以德夫以欲為聖統而作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為作

之如悖聖觀此則聖賢發大道統而依亡不去則其能守中為作

之悖者亦莫非中傳亡矣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

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

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胡氏曰未有

說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之意謂其賢於

言只如此堯曰執中之後而繼湯武皆發明之說知其賢於

堯之舜言不於堯日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之可征故為

於此事中者又熟而夫堯一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於湯武可知矣

有所此中也哉如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前聖可知矣

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孔子一也曾子格致誠正一也。至於行之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傳道統者曾子皆得君子之道以位而正斯道也。次夫子以後傳

不得君之位而君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曾

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學中庸之功也夫者前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先師曰發首二句意)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互演(以淺反)繹(音亦)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先師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雲峯胡氏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語錄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語錄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時中之執中)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苦結反)綱維開示蘊(委粉於門二反)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先師曰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潛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

收放心致一件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也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有說言聖人心法無以加焉自先師曰惟精惟一以此孔門所以傳授未有先後次第論時旨宗先此之謂也傳心明辨皆易此後以孔門教人先後次第學者宜詳之一也相子傳聖人心法無以加焉皆是此意則精惟一之學只是學此旨宗

是傳失亦只此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先聖相傳自堯舜以來始至此為一統至子思孟子得其傳曰師曰日月之心法盛行之世人生聖賢者學是道也以其心而傳之

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

閔音

千載（上声）不傳之緒（音序○先師曰緒即斯道之統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先師曰老佛二家彌近理故似是大亂真本全非也）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集）錄（問石子重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語錄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又曰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如今人發從爲然可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又曰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學意思觀他說復與伊川異以又游與如云見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指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一耳龜山亦如此又曰游楊謝三君子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入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以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門只是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問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其序使可見）熹自蚤（音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作沉）潛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

熹既為(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上聲)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先師曰雖謙言不敢議道統之傳實有不容辭其責者)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先師曰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雲峯胡氏曰大序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中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

淳熙己酉(公時年六十)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序 (先師曰第二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學得析 表衆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 嘗然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守若為○只在曰要領上 平聲或讀如字謂指要綱領○許謙曰章句輯略或問三書 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体之分節之解而脉絡相貫 穿通透中庸一書分四大章加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 言其略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 者詳略謂此巨謂綱維細謂縕與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 之意也)

中庸朱子序

中庸章圖學括總要

林隱程復心子見學

# 中庸道統之傳

堯
舜
禹
成湯
文王
武王
皋陶
伊尹
傅說
周公
召公
皆接其傳

聖聖相承

孔子
繼往開來
顏子
曾子
子思
推本其意作爲此書
孟子
遂失其傳

二程夫子
得有所考以續其緒
朱子
章句或問

〇聖賢論心之要

赤子心

心在
求放心

良心

本心

虛靈
知覺
神明
心
一身主宰

大人心

人心

道心

惟精 擇善

惟一 固執

慎獨

戒懼

克復

操存

心思

敬
一心主宰

正心

四十不動心

七十而從心

盡心

養心

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心。人心即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即覺於義理者。人少則慕父母此是赤子自然之良心知好色則慕少艾此是皆發於人心舜五十而慕此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不離於道心○又如齊宣王不忍觳觫自是良心才能以羊易之倒容易看作人欲之心向爲身死而不受此是道心今爲妻妾之奉爲之却負是失其本心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皆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爲道心。自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如飢欲食渴欲飲此生於形氣皆不能无人心者至不食嗟來不受呼尔此原於性命所以爲道心者若不察其偏不守其正則无義理以主之一向皆入人欲那本來義理之心都不見了慎獨以下是遏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

立矣（此是遏人欲之心而道心常爲主處）戒懼以下是存天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此是存道心而人心聽命處）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乎一敬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於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惺法之說則其爲工夫也盡而優入於聖域亦不難矣

○論心之虛靈

朱子語錄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心所能虛靈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切謂心之本體虛故具衆理而仁義禮智之性無不全備寂然不動者是也心之本體靈故應萬事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隨事發見感而遂通者是也佛家亦多以虛靈不昧爲性而不知虛所以具衆理靈所以

應萬事故其虛靈只爲虛無寂滅之虛靈而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虛靈也聽在耳視在目所以視聽在心故以竅言目舌口鼻耳而不及心者由心之竅實有以接之也下文辨言目耳口鼻骨體膚理目辨白黑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骨體膚理辨寒暑者與痛癢而不及心者由心之辨實有以致之也然[illegible]總言動本於內之虛明隨遇隨應實則未嘗有物也

○論心之知覺

朱子語錄曰心之知覺乃是那氣之虛靈底視聽聰明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切謂這知覺是性之發情之動處發而不中節動而牽於欲却未免有人心道心之雜到這上是箇善惡路頭不可不精擇

○論心之神明

朱子語錄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

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事了又不見恁地神出鬼沒切謂心之神妙衆理而無乎不在故恁地精彩心之明宰萬物而無所不當故恁地光明心無事時都不見寂然不動時也到應事接物時便在這裏感而遂通時也然朱子於大學明德上說則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於致知上說又云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於孟子盡心上說則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從虛靈上說具說應是心之本體從神明上說妙說宰是心之妙用此自分曉於盡心上卻又說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有箇所以字便依前是說本體處從致知上說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正是說用處故朱子又說妙衆理猶能運用衆理宰是宰制它皆從知覺上說來也大蓋具衆理應萬事是言靜之體妙衆理宰萬物是指動之用

○中庸繼往開來之要

以虛靈知覺言

心

未嘗有異

以生於形氣言　以原於性命言

人心

上智不能無此或危
知覺味
聲色處
精則不離乎此故安

道心

下愚不能無此或微
知覺這
義理處
一則不離乎此故著

以無過不及言

中庸所謂天命率性則舜禹相傳道心之謂也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君子

中

堯舜執

君子時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言不異而合符節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者在此

○中庸性道教之旨

凡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不一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体而默識也

以一本於天言

賦與萬物

天命

元　亨　利　貞

不能自已

以皆備於我言

受命以生

性

仁　義　禮　智

莫非全體

率性而行

道

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也
君君臣臣敬長尊賢義之道也
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礼之道也
是非邪正各有分別智之道也

各有當道

因道而行

教

辨其親踈仁之教也
別其貴賤義之教也
制度文為礼之教也
開導禁止智之教也

為之品節

# 中和體用之源

未發謂之中

喜怒哀樂

發中謂之和

性之德　中　大本　道之體

情之正　和　達道　道之用

以靜　言則已所不知之前　戒謹　恐懼　所以致中

以動　言則已所獨知之際　慎　所以致和

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　天地位

吾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萬物育

## 天道人道之別

誠 天道

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生知安行

性 自誠而明 所以為性

誠之 人道

誠之者 擇善 固執

學知利行

教 自明而誠 所以為教

其至則一

## 氣化形生理賦之由

氣以流行



理不外是

莫不有形



亦各有理

人得其全



物得其偏

○道不可離之故

以不可離言

道

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

大而父子君臣，小而起居飲食，自古及今，无物不有，无時不然也

以未發之初言

無跡無形

不睹　已所不

不聞　知之地

天理具在

以已發之初言

跡雖未形

見隱　人所不

顯微　知之地

人欲潛動

以不使離言

戒謹　存天理

恐懼　之本然

以不暫離言

慎獨　遏人欲

於將萌

# 大學中庸工夫合一之圖

大學本性氣言

明明德

中庸本性情言

致中和

大學新民自新處說

新民

中庸修教化民處說

敎政

大學從性以敬而入

止於至善

中庸從教以德入

依乎中庸

按大學明明德與中庸致中和合。明明德因性與氣言。致中和本性與情言。自格物致知以至脩身皆明明德之事也。自戒謹恐懼以至慎獨皆致中和之工也。物格知至善所以明意誠心正身將則身所以誠也。大學新民與中庸教政合。自齊家以至平天下皆新民之事。家齊以至天下平則新民之效也。况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皆教政之事。自天地位萬物育以至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者皆教政之效也

大學新民自新爲先。中庸九經脩身爲始。大學止於至善。與中庸依乎中庸。合大學所止以敬而入。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以敬而入如文王之緝熙是其法也以三德入如舜之謂知回之謂仁子路之謂勇皆其法也

○大學言學中庸言教

大學專言學而不及教至傳之九章齊家治國平天下方出教字然朱子序之則首言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終篇無非明治教之旨。中庸專言教而不及學至傳之二十章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方出學字。然朱子序之則首言中庸之作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終篇無非明繼往開來之學。學與教非二也。惟大學將四代之教其經一章自知止以至於天下平。皆教人之成法。而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夫公卿大夫及庶人之子弟莫不由教而入故其書雖言學而九

章之言則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又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朱子必終始提出此字者，恐上之人或不知所以立教。此中庸為三聖授受之學。其第一章自道不可離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皆學問之極功。而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莫不以學相承。故其書雖或言教，而二十章之言則曰博學之，又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朱子又終始提出此學字者，恐下之人或不知所以強學也。又如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朱子之序則首曰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而朱子之序則首曰上智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於此體認精至，故其發明更無餘蘊。至於道之一字，大學大小之序，中庸聖聖之傳，俱不越此一道。爾然大學雖首云大學之道，繼之曰則近道，其中却多有指為教所由施之術者。如曰絜矩之道，君

序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均以道術者言也中庸則直云率性之謂道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其中却盡指為學所當行之道如曰道其不行若子之道天下之達道均以道路者言也故大學序多言道術中庸序又專言道統所以朱子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不用其許多工夫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觀此則槩可見矣

○中庸說

頃平菴曰天命之謂性自然之中也率性之謂道自然之和也脩道之謂教君子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言太虛沖漠未發略之不可失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存之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言幾微朕兆將發者之不可妄也君子慎獨所以審之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所存者得矣發而中節謂

之和則所當者當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命之性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道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極也

○費隱說

道之體用猶木之本根枝葉也非本根則枝葉無自而生非枝葉則本根無自而見枝葉之發於外者費也本根之藏於內者隱也故道之在天下以在人者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用之費也仁義禮智體之隱也以在天者言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用之費也元亨利貞體之隱也以在人對在天者言則仁義禮智各正其性費也元亨利貞四者又相為體用元亨誠之通費也利貞誠之復隱也然元又通之始貞又復之極故元雖四德之首而貞乃元之萌是惻隱之至隱者也仁義禮智之在人其理亦猶是學者存養體察而默識之可也

○人心道心說

心

人—人欲—危殆—精—去人欲—窮理—明

道—天理—微妙—一—循天理—盡性—誠

○中

人惟有一心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知覺從人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危殆而難安道心微妙而難見精則察之審而有以去此心之人欲一則守之固而有以存此心之天理人欲既去則此心淨盡而能窮理天理既存則此心純粹而能盡性惟能窮理也而有以全此心之明惟能盡性也而有以存此心之誠惟明也則能用其中而不偏惟誠也則能守其中而不變故曰允執厥中言至是則信其有執是中

○又

沈毅齋先生曰。舜禹傳心之妙。言執中而必本之以惟精惟一。言精一而必先之以人心道心。人果有二心哉。切嘗參前言而論之矣。周子之言無極純乎理也。未可分爲二也。理不能不附於氣。則其精妙合散而爲物。天之賦予已不能無二者之合矣。張子之言太虛純乎天也。未可分爲二也。性不能不雜於氣。則合性知覺聚而爲心。人之稟受已不能無二者之合矣。理合於氣。而後天地行化育之用。氣合於理而後聖賢有存察之功。苟不自合於一者而察其二焉。能由別其一者而守其一耶。人生之初。天地之塞吾其體。得之爲耳目鼻口之形。則凡知覺生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之而爲仁義禮知之理。則凡知覺原於性命之正者。道心也。方此心之寂而靜也。理氣混合而存於中。人即道。道即人。雖桀跖亦可以爲堯舜也。及此心之感而動也。理氣分別

而擴乎外人自人道自道雖堯舜亦致其際察矣能精能一則人欲不勝乎天理雖下愚皆可以反其天不精不一則天理不足以勝人欲雖上智亦未免隨於物所以察之則別其兩而後可守之而主乎一其用工蓋不間於智愚也朱子說人心生於形氣之私及說精一則曰人莫不有是形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言形而不及乎氣蓋氣出於天形所自有而切於人心者莫如形孟子所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是也說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及說精一則曰人莫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言性而不及乎命蓋命行於天性所自稟而切於道心者莫如性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是也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何謂危人心非遂惡也危殆安對形氣之徇易於陷溺則危而不安矣何謂微道心

未嘗無也微與著對性命之妙至於昏昧則微而不著矣於形氣上重則於性命上輕陷溺於人欲則危不止危而流為惡昏昧乎夫理則微不止微而亡其善治之之功在下愚固當因形氣之發而治之在上智亦豈可謂性命之全而不治之耶於理氣混合之中而察夫二者之分則可嚴理欲之辨而守夫本心之正矣使於人心而察之不精是不知性也有命焉之理聖人何必為遊逸之戒從欲之儆是聖人雖不徇形氣之私而精察之功不可無也使於道心而守之不一是不知命也有性焉之理聖人何必為烝烝之乂夔夔之敬是聖人已純乎性命之正而持守之功未嘗廢也故養則付命於天所以節制人心而不使太過道則責成於己所以充擴道心而使無不及兢兢業業未嘗一息或忘未嘗一毫不謹也自人心收轉來便是道心自道心放出去便是人心蓋心

雖爲神明不測之妙而實有操舍不常之幾人豈能閉口枵腹絶類離倫舍人言道以墮於虛寂哉亦不斷聲色嗜味窮欲徇人失道以墮於物欲爾自知覺之微幾而別理欲之大界窮之而別其兩則守之而統乎一矣至食而審其所當食衣而審其所當衣人心上之精一也而道不外於人矣孝不爲妻子而衰忠不爲利害而移道心上之精一也而人不得以間道矣至是則道固道也人亦道也其爲一豈有二哉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蓋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放出雖易而收歛不難非追既往之心爲方返之心此不可以兩心言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心有人有道有危有微知覺之同而理欲之異有從心之聖賢無放心之聖賢此不可不以兩心言也孔子於存亡之異而言其非二心爲下愚言也帝舜於理氣之合

而別其為二心為上智言也心者事之本天理中純則人事外應如持衡以稱物而輕重各當矣如指鑑以別物而妍醜莫遁矣動靜云為尚何不合乎自然之理者顏子好學論所謂明諸心知所往明諸心者知一心之是非而無蔽知所往者知萬事之是非而不差也但聖人與學者之工夫有不同者一自心性上用工舜之所謂惟精惟一也中庸則戒懼於我之所不睹不聞以存天理之正慎獨於人之所不睹不聞以防人欲之私然自性出者察於動以為持守之功由教入者養於靜以為體察之用此心性上用工之不同也一自事物上用工中庸之所謂知行也大學以格物為道學之首以誠意為身脩之首聖人則不思而得學者則未能不思而貴於擇善聖人則不勉而中學者則未能不勉而貴於固執此事物上用工之不同也朱子嘗以此之精一與論語之克復

合爲[illegible]學克者勝人欲之私復者復天理之正非至明不足以察其幾故於四非必知之明非至健不足以致其決故於四勿則行之勇所以上言克己下言由己由己者視聽言動之合禮者也克己者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也舜以一心分人道孔子以一己分克復亦嚴理欲之間耳中貫萬事必別理欲而精一之始可以執中仁貫萬物必別理欲而克復之始可以爲仁其理一而已矣

○鬼神說

朱子曰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又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可言鬼神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又問眼體也眼之

見處爲魄耳躰也何以爲耳之魄先生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於臭舌之於味皆是但不可以知覺爲魄才說知便是主於心也。但能知其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問魄附於體魂附於氣可作如此看否。先生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而言爾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可錯綜看得曰周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有神但在人則亦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者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又問子思只舉齋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精誠以感之。則洋洋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鬼者魄之神。淮南子註中說得。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造。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亦有屈。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也。

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為物。此總言神。遊魂為變。魂遊鬼降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得氣而生。鬼神者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實有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是。一右論鬼神所錄

# 周禘祫廟制

| 姜嫄 | 太祖 | 鬼 |
| --- | --- | --- |
| 閟宮 先妣 | 后稷 | 封土為壇 除地為墠 |

[illegible]

穆祧藏文王廟昭祧藏武

王廟有禱則出享于壇

庭碑

號升

廟之言貌也祧之言超也言超上去意也

三年一禘

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享嘗謂四時之祭

五年一祫

勝國社

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

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庶士無廟死曰鬼

三年一禘

趙伯循云禘者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兼群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王者之大祭有虞禘黃帝而以顓頊配夏氏亦然殷人禘嚳而以契配周人禘嚳而以文王配魯禘則以文爲所出而以周公配也

五年一祫

祫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

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食于大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

四祭不絕

| | 禘 | 祖 | 郊 | 宗 |
|---|---|---|---|---|
| 虞 | 黃帝　文祖 | 顓頊　[illegible]大文 | 嚳　配大祖 | 堯　加父礼 |
| 夏 | 黃帝　文祖 | 顓頊　[illegible]大文 | 鯀　配太祖 | 禹　父 |
| 商 | 帝嚳　文祖 | 契　[illegible]大文 | 冥　配太祖 | 湯　父 |
| 周 | 帝嚳　文祖 | 文王 | 稷　[illegible] | 武王　父 |

| | |
|---|---|
| 舜 |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嚳嚳而後堯黃帝者堯所自出故禘之 |
| 啓 | 黃帝而後顓帝顓帝而後鯀鯀而後禹黃帝亦禹所自出故禘之 |
| 大甲 | 嚳而後契契而後冥冥而後湯帝嚳商之所自出故禘之 |
| 成王 | 嚳而後稷稷而後文王文王而後武王帝嚳亦周所自出故禘之 |

# 朱子論五廟昭穆

北
墻　墻
西　東
墻　墻

太祖
百世不遷凡祧主皆藏于太廟之夾室

二世昭北廟
二世祧則四世遷此

三世穆北廟
三世祧則五世遷此

四世昭南廟
四世祧則六世祔此

五世穆南廟
五世祧則七世祔此

昭者祔則穆者不遷
穆者祔則昭者不動

都宮門

墻　南　墻

或問云云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云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

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之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世各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牆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或問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是也尸

必以孫（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祖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文王於廟次爲穆故其子爲昭管蔡郕霍皆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爲昭故其子爲穆邗晉應韓皆武王之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五廟皆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爲尊卑也）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一昭一穆故有

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徽君本號各自爲主廟不相厭則武王雖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祫則王季雖退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遂進而居王季之處也 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高祖四世祖也世与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爲世子太室爲世室之類○問高爲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位一排且如諸侯五廟一是太祖居中一昭二穆相對今新死者祔則高遷在穆言一排對坐附在也一排亦對坐以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礼經難考 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改塗易檐言不是盡毀只改其舊飾易其屋檐而已

# 室四隅

窔

屋漏

室

奧

門

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窔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人纔進便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羣廟各室主向

太祖室
戶 奧
昭室
戶 奧
廟皆南向
穆室
戶 奧
昭室
戶 奧
廟主東向
穆室
戶 奧

太廟合食主向

太祖東向自如
羣昭南向
羣穆北向

朱子曰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上人廟陛

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奥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也主既在西壁下則須東向故方事之祭主人入戶西向致敬凡朝皆南向而主皆東向雖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祫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于太祖之前此前代之禮竹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亦不東向矣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昭穆之昭有讀爲韶者先儒以爲晉避司馬昭之諱故改昭爲韶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

## 諸儒論七廟昭穆

北

太祖 不毁

武王 不毁　　文王 不毁

東　　西

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

高祖 昭親　　曾祖 穆親

祖 昭親　　父 穆親

南

## 武王時五廟

- 太廟：后稷
- 昭：組紺（二世）
- 穆：太王（三世）
- 昭：王季（四世）
- 穆：文王（五世）

## 成王時五廟

- 太廟：后稷
- 昭：王季
- 穆：太王
- 昭：武王
- 穆：文王

## 康王時五廟

- 太廟：后稷
- 昭：王季
- 穆：文王
- 昭：武王
- 穆：成王

## 昭王時五廟

- 太廟：后稷
- 昭：武王
- 穆：文王
- 昭：康王
- 穆：成王

## 穆王時六廟

- 太廟：后稷
- 世室：文王
- 昭：武王
- 穆：成王
- 昭：康王
- 穆：昭王

## 共王時七廟

- 太廟：后稷
- 世室：武王
- 世室：文王
- 昭：康王
- 穆：成王
- 昭：穆王
- 穆：昭王

朱子曰天子七廟之制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又朱語錄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於武之廟也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宗功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昭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至懿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

# 劉歆論七廟昭穆之圖

太祖

武世室　昭親　昭親　昭親

文世室　穆親　穆親　穆親

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数中者劉歆說也

## 武王時七廟

后稷

- 昭 高圉
- 昭 組紺
- 昭 王季
- 穆 亞圉
- 穆 太王
- 穆 文王

## 康王時七廟

后稷

- 昭 組紺
- 昭 王季
- 昭 武王
- 穆 太王
- 穆 文王
- 穆 成王

## 穆王時七廟

后稷

- 昭 王季
- 昭 武王
- 昭 康王
- 穆 文王
- 穆 成王
- 穆 昭王

## 成王時七廟

后稷

- 昭 組紺
- 昭 王季
- 昭 武王
- 穆 亞圉
- 穆 太王
- 穆 文王

## 昭王時七廟

后稷

- 昭 王季
- 昭 武王
- 昭 康王
- 穆 太王
- 穆 文王
- 穆 成王

## 共王時七廟

后稷

- 昭 武王
- 昭 康王
- 昭 穆王
- 穆 文王
- 穆 成王
- 穆 昭王

懿王時八廟

后稷

文王 世室 | 武王 世室 昭
穆 成王 | 昭 康王
穆 昭王 | 昭 穆王
穆 共王 |

孝王時九廟

后稷

文王 | 武王
穆 成王 | 昭 康王
穆 昭王 | 昭 穆王
穆 共王 | 昭 懿王

朱子曰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或問諸說孰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又語錄曰歆說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七廟數也趙氏曰從諸儒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又按記王制註周制天子七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其說異同若祖宗功德之說考諸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之經典皆有明文三宗謂祖甲太戊高宗也祖功宗德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

中庸圖終

朱子章句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莆田貢士王元善通攷

## 中庸名義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体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語錄名篇本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

後說君子之時中○通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
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庸平常也語錄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爲都不
是庸了○陳氏曰非中外別有所謂庸只此中底即日用常行而不可易者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語錄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目曰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
箇恰好道理爲不見得定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饒氏曰
不失之於騖高不溺於卑是眞孔門傳授心法也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
以授孟子於右篇中觀其議論溯源所自則可知其以此授孟子矣其書始言一理中散
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上聲之則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色客反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者矣語錄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
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
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通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而達於用

之六合末卷復之合則為退一藏理於是密由用之體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

不易心法故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之用也

之中失其傳而作也蓋子思懼夫道學之失其傳而作此書以授孟子

及孟子之後無傳焉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人係厚易之以字為常字者道之常

子思作中庸以憂道學之失其傳○按中道之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陳氏曰一如分付命令他一般 性即理也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以理是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語錄伊川云天所賦為命所授為性性理一也自天所命

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命與性亦相表裏同然有天命便有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故天命之性不雜乎氣質此有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若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

有○天命之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乎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

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貞氏曰自皆言性
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求火偶遇
在人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爲爲在人爲義智土則二氣之
中和性亦兼乎純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雁旹在五常與定
○東窓李氏曰仁之出然生意不可渴禮之案然明盛不可
氣維之爲也義不樸乎可否之直知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
爲也若大信則体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无無渾有然
也○雲峯胡氏曰思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肖一向來然截
看開鄙一天字程子曰中庸省言一理求復合爲一理所若
一趾谷際此一天字又曰動鬱言貝一理寫理同出一原所
謂一凛若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貝梁言天不以也對所謂
天者聖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教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
是爲陰陽之本而其所端子氏曰惟孟子
循瑗不已者爲之化焉朕遁曰夫
道若大路然本

**率循也道猶路也**

此以釋道字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

**莫不各有當行之路**

此路字恐當

**是則所謂道也**

語錄率性

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之
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此就行道人字
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計多道理或以率性爲順性謂
之理則謂之道亦所謂是道因人方有也○人與物之性命
同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馬之道若皆
循其性質馬耕牛然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只是循不
去皆是道言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求行之前不是道乎性
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論一大本然率性謂道是說率說

大本裏分別的路頭脈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沃出然作焉師然下兩此皆大化流防類循他溪潤枝支小大淺深所得之用便有許多脉絡之不齊皆足此雨水此○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扶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真氏曰孟子集註生之謂性章詳言人物之異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天命謂性以理言以氣言則人物所稟不同以理言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牛馬之觸齧亦道取曰循其天命之性虎狼之慈仁牛馬之健順是此若搏噬謂疑則氣資所為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矣以是而觀謂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雲峯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體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先師曰此章命性道發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為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說不盡只以此篇後章發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以說到盡物之性則可見矣

脩品節之也

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饒氏曰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爲品節也

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

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語錄脩道謂發尊就人事上言獸
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
魚鱉咸若周礼掌獸掌山翟各有官周公驅先物章兼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當品節度
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
詳於物較畧於人較多於物較小○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
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剛之各如孝是事父之道然
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謂則
於孝道之幽折必有不中節皆此所以著為品節適之盡其
道北先師曰礼衆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弱教政亦教之與
【通攷】諸齋曰天非形体之于大因道也太極流行誠予道
物未有成立之名也命之人物即謂之性○許謝曰首
三句言性道致之名義德人物言之而主於人率性謂道一
句該上實下故篇中皆謚道而性教在其中○語錄道即理
北以入所其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用言謂之理
其自則不出於君從父予夫婦別友之間而其體無二物也
○畏闊之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体之天也天也者太極流
行賦予萬物未有成立之各也命之人物即謂之性此指天
比之性也率性謂道道非外求亦性無不諡法循其本然
之義而行之則謂之道道也若皆是之爲之各如道路是近
脩道謂教指聖人而言人不能皆聖也故有不徒之循其
性而本然周有之始不免皆義欲我之有故聖大者出而
脩之以反後於道以爲教二若各異而實同一性也道皆
道此性而已發者汝此道石　後下文等非一道字而歸之
君子言人道也○【章圖標】天命之性自然之中率性
之道自然之和脩道之教[illegible]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上

皆教之事以一本於天言元亨利貞賦與萬物不能自已○曰天命以皆備於我言仁義禮智發命以生莫非全體門[illegible][illegible]

注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其揆作臣陵長尊賢義之道兼敬辭讓之有節文禮之道是非假工

各有分別知之道也時人物所當行者以為法辨其親踈仁之教制其貴賤義之教制度文為禮之教開導禁止知之教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就性上後上一級說己性原於天命知事

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又就道上後上一級說道由於己之性知聖人之有教

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又就教上後歸一步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

裁之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

此意也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illegible]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故引以證

蓋○語錄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中流出

不假他求○二山陳氏曰此章蓋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功

之此三句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先師曰朱子此總說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存

教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其於參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道者所從

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校之躰察淺深大有間參然無一不體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明所謂其本皆

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經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
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撰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辭
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
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
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善成性肯教之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
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
未發之蘊以開示後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
逐句剖析於先復默識會通於後亡本舍著末盡至定本則
盡發子思之意無慮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王氏曰此書
皆言道之体用第一句天是体性是用第二句性是体道是
用第三句道是体教是用○雲峯胡氏曰開端雖不緒出中
字天命謂性卽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卽情中之
中也○饒氏曰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
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脩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
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
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東陽許氏曰大學入德之書
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
者事也故首曰脩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
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
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
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
高遠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中庸性道教

| 以固有者言 | 以當行者言 | 以通行者言 |
|---|---|---|
| 天命 | 率性 | 脩道 |

之謂

| 性 | 道 | 教 |
|---|---|---|
| 所以鍊形之所以 | 所以見天下之達道 | 所以天地萬物之所尊 |
| 釋氏之所謂空寂非所以為性 | 所以為道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詐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百家衆技 | 之支離皆非所以為教 |
| 老氏之所謂無皆非 | | |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章句此二句上句言道之所以下句言道之体無物不有言道之大橫說無時不然言道之直說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元本作則為外物而非道矣先師曰兩句宜與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為明備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畏謂戒慎恐懼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陳氏曰未感物

時渾是天理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語錄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着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愼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具總備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所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体常存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離道遠也○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有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語錄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

念或不正此亦是獨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北山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聞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蔡氏曰幽闇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於若其發之幾甚為之既力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隱昭內而在我者亦意方則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之是外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注縱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將人之所不睹聞容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機既動勢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謹鄉斯於中而不可揜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見形見明顯方莫有其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見起道字見得不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特顯皆是此道

是以君子既常戒懼指上文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

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既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遏絕之矣

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元本只云滋長今本加潛暗二字以至離道之遠也

語錄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

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
之閒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
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皆所謂亦只戒懼乎
不睹不閒必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使離必之隱下文又
提把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所尤不可忽故又
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前事前假
有見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才成
是何文字○問分兩節工大則致中致知方有著落而夫地
位萬物育界各有歸者白是○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
体謹獨是察之於對然以者其幾○方氏曰戒懼是深守夫
明當隔是狀防人欣[illegible]詳氏曰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
言之則曰則慎恐懼畏信此只是慎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
其体用其在吾身敬若所以存養其体首察其用乃体道之
要化戒懼存義之事慎獨有察之事中精始言成懼慎獨而
終之以篤恭肯敬此中肅以誠為一篇之体費推其敬故能
誠○大字只言慎獨不言戒懼初字之上曰令於動外微工
大○能凡日語大字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段也本於此○
通日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体然道謂致是
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延道也者三字下文外分為內節言
之道必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以戒慎所不能隱離所不
聞不睹不聞四字不是擇須臾一字人有自豈不睹有耳皆
不聞不睹不聞時須臾之須不道此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一獨字工是說隱微二字隱微知是
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戒所獨睹獨獨之隱之說此章句於大
享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見異緊處人況乎文曰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敬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還

閑是幾未動而戒。慎獨則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常存敬。疏不息間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於此尤加謹焉。當看有常字與尤字。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言遏字。總皆不離乎存敬而已。天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特不聞時亦敬。將於將發。所以未發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然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敬足以遏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

通攷 吳程曰。此言省察之功。此下分体用。一靜一動。應上兩節。

此由教而
道不可離
入之大端

以存天理
其所不睹
其所不聞
己所不知
戒慎
恐懼
存天理之本然

以遏人欲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人所不知
慎獨
遏人欲於將萌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

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從利發以命之

謂性一句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推本從率

性之謂道一之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中性之為

德和為情之總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語錄喜怒哀樂未發如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如窒

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發而皆中節者不復在中間各得其所○問伊川云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謂之中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又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

靜中有物○伊川曰伊川先生嘗謂靜中須有物始得○問物為未發之中間未有此事理便是知覺

伊川却云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也曰只是言其未發之時未有偏倚故謂之中○有所知覺即是動

在任兩顛節道之時中思以遣心之用中

是皆正於其上是中節之和也心之德

情之正也此性情之德也情之發皆中節而和也

故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

有不道則性有所存心之理中○有所不中節

則有理也此情不及發而其所得

中及發不和有中節而○問理正則有節

是制則理也中理義○問

中及發有中節和之中○

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節如竹節之節限止之義也喜怒哀樂之發患其過患其不及故以節言之○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通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此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中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靡幼反）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收斂近裏貴乎約密察不幾辨審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總致字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自致其極而一箇物打進了門閫然此然淨相似自致則是夸曰如此熟第從日亦如此以至無頭則不相淨止○通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至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

精之之至而無道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
心正致中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位吾之氣順致和則天地之氣
亦順矣天地氣順則萬物育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
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不出吾性之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數時
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又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問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
吾之和亦向萬物便育盖以天地萬物本吾一体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
乎哉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
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体前用動分言此体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
理天地位則於萬物育流育一機非兩事也○三山陳氏曰体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也用之行所以為本之立之驗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語誠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
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曰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隙
育人於道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間以相接無不是這箇道理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吾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

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illegible]變
有此理知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致注○
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下有水皐之突曰經言其常
堯湯遂非常之變也大甚致中和自吾一念之問启指推實
以至裁成輔相以直輔冀無一事之不丕方是至処○真氏
曰致中和之所時用功不過自敬而已不將不間而戒居靜
時敬化謹獨動位敬也靜無不謝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
致和自然天地應萬物育如謀範所謂蕭又教謂聖而兩暘
煥寒風之時若陽之萬件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新廷正自
官正萬民而陰能和國兩時諸福之物罪至皆是此理○餘
氏曰致中和而至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
高下則力之所一有要欲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
地位萬物育感使国之主則能使一国之天地位萬物育爲
天下之主則能妻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
家之天豈位也而子臣要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讓物育
也一国亦然極下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
如一日克復天天歸仁使其如湯之有七十里文王之有百
里則朝諸俟有萬下也必矣顏子君陋巷何緣能使天下深
之然同門心服極世崇便非天下歸仁而何文如孔子在當
時雖不是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也能使三獨五常然古不
陰是即位育之則功也○通曰中和道有体用動樹之殊然
粹潔其所從來後天些萬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析若故
曰以其体立而必用有以行求非有兩事也中皆一書本只
言率性之道而謂推原天命之理本只言皆中之中而必推
原未發之中皆謂体立而後用有以行此非師臣自義而入
之享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遂望及此然李問

圖攷

中庸心目

句而和爲則中是形已句獨中之致化以皆之焉也之發位者而志
心存天發能謹於無○工而是德字○順所由理合至之育當以向
正養地而人自念影思夫精成兩却何氣以道者而則中脩中之之
氣省位中不已頭處間而其權節爲一蹉過之形論道靜道者爲初
順察万節如不動著之教中而工庸奇形人不而之之不之大標求
習之物之而可處存師在節守夫○曰而欲可上天用失德本的所
字效育和已得著養曰其之其止許首存而離者以此其功夫也當
則驗言矣獨而省工道中達未是謂三本存存也陰由性也命 考
可玩脩中知知察夫也其道發成曰句之大此陰陽性之天之
見味道即之至工莫者用所之權此是天理不陽五情德地性
矣章謂天此隱夫見一功以大慎章說理循陽形行言則位也所
教命蓋見不乎毋處全本獨首中實性不氣化之道中和存
之之慾幾睹隱言只率所兩言次皆道謂形生皆之之者未
極性發頭不一成有性以端性七字之於而萬存体至達循
功和動即閒段皆成之義致道句問体成下物養中也道發喜
位則之喜即言恐情道夫則教是之用權者氣省節皆字而怒
育字幾怒自莫恐前命極之說體致見也以察之物性中哀
者性也哀怨見不懼後之乎誠備功中際氣成之和育之節樂
中之於樂哀莫聞旨只性此次中而和類化形發動和道謂未
和道此將樂頭不致是致二又和中之機形而中不之也和發
之也謹發未慎閒六性和者言皆庸位於生理和達極致則謂
至致之處致其是守道是也性為之育慎理亦之其也中所中
極中則謹之渾然而說慎致情中道所得喜賦效情未和審則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三句）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二句）次言存養（戒慎恐懼）省察（慎獨幷）之要（戒懼慎獨二節）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和位育三句○黄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效驗之大無不該備）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聲）夫（音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身本有之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

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而已充
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
**楊氏**時**所謂一篇之**
**體要是也**
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先師曰中
庸一書造聖道之閫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
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推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
性克緻厥獻推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脈貫通各
義精嘗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貫獨曾子
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一截靜時工夫未
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路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
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以至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察焉
亦本其所已發而尽發其所未發也自古言中多言無過
不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体
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謝深深中
庸外能闡罕見皆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
中動發其和融其功至於位天地育万物參贊化育之大
功其本源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其之精乎大哉一
章大指有本原存工夫有功用體遊聖賢之書無能有之
若聖師有此賢務其有功於道統之傳乃世實不可與云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饒氏曰首章論學人
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二黃四如曰三十
以為一篇之綱領當為第一大節二章凡三起伏
一章言性道教原於天備於我乃一篇體要下十章即夫
子嘗言中庸文知仁勇以盡其蘊十二章言費隱以明不
可闕之意下七章雜引夫子所言以証費隱之義一十章
序夫子之言誠以上生下以後章乃推詠前啟之之別以終

此[illegible]第一[illegible]起頭[illegible]言一理者也[illegible]貫通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

析開說理所謂極[illegible]性至之德也唯通

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

提撥循乃

唯君子為能體之

体之謂之[illegible]仁

小人反是

通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

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

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以先曰不偏

不及可謂精矣

通攷

只程曰体認之体与首章深体同下体字乃体段之体

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篇首一句以為綱天命所賦當然之以身當而力行小以為巳任之意第之說獨此章与中之言也所言者中行者皆中庸也中發而中節之和[illegible]尼一中字故曰中不倚而後曰無過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此是正解說上

附錄○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

以處上声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
無所忌憚徒案反也朱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語錄爲善皆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
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三又
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曉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
之理也語錄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則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
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未
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
而無所忌憚矣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爲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
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此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体而隨時以裁如此中之
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愼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而不
畏者也○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体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于民亦只
是中之用附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爲時要時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章句無時不中亦非本文

說不若只言隨時處中○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

中庸
君子中庸
以君子言　其德善
以時中言　善之至
小人反中庸
以小人言　其心惡
以無忌憚言　惡之甚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音燭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去聲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叶庸之中字兼未發已發二義○陳氏曰中和是分体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饒氏曰中庸者道之准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爲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

根本盍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三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三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謹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若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附而就不及者企而又乃變此氣質之方也○士毅發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推在主乎敬而已成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渾而反中庸也統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欲貫而論之云

【通攷】黃四如曰變和言庸分言則中性和情總言則中庸皆德行也言中庸則体用一言貫隱則体用二道不該人以下因費以明隱即用以見性言誠以下自隱而之貫由体以達用大哉聖道章乃總言体用發育必也之極于大而無外三千三百用之入于至小而無間性乜一章又言聖人該道之体用惟至聖用之所以行惟至誠体之所以立無声臭則用用即体体即用言道之極致也○許謙曰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貫隱就天也人物上言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也為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為存羲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諸章熊言其大小者欲人隨感致修以全中庸之用皆求

至於[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中無忌憚意皆重在庸字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

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

無能字語錄民鮮能以久緣下文不能期月守之說說若以為以於其道以久緻考一章相去遠自不相蒙

只合依論語說○仁壽李氏曰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

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中者少不及乎中者多矣

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

其至爾否可見矣○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

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趙氏曰此章無之為

纔也四字殺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添

括○過日此比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說行

仍須看下章許後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亦味是不說知

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

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得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行

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仁千之果能此

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仁倍其功則

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勇則能行後而能誠能盡其

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惟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

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

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文說能知行許多能字

則子思此章承一
能字固有旨哉

此皆不知戒

中庸

讀講之辨

又反者言 — 無忌憚 — 無過 — 小人有是

又至者皆 — 無不及 — 民鮮能之

此以上言當涵養性情之正以下主變化氣質之偏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声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道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爲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兼然不非也

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

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
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北以陳氏曰出之高明淵違識
見能人若其持論常高其翔腐物細故若說焉則必不屑爲
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所者比求以違理而反滅人類詳
過乎鮮矣皆迷淺陋之人則又赫於一出而惜於大與是又
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出之閱意偶行男於有爲者其諄
行常高其況流俗污出若將況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
如晨門荷蓧之徒本貧者也果於崇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任
至於閽耳卑行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隋於教設是又不及
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饒氏曰此章承上章二章明小人所以
女中庸与衆人所以辭能中庸者以氣肖之有偏以起下
六章之意然尊以過不及爲言賢中而不及庸盡中即所
以爲庸章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中不肖者不及行此
中貴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設以
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体言問賢合偏行知得謂夫子
如交互說者何故日加此則人皆脘得夫了何以曰我知之
矣綠天下人皆不知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
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
若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於上氏
日自出俗觀之過興所於不及肖道言之其不合於詳庸與
一也○道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辨之蓋言道
之所以行即此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詳知仁男明
章爲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之過以道爲不足行於不仁也
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過不知智也愚不肖者於不及不

能勉而進不勇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語錄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是以有過不及之弊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爲頭腦人自不察知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淸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又賢者質粹而氣欠淸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〇安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忽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喩不能知道道旣不能明安能行乎未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此見民鮮

道。

能之由

以不行言

以不明言

以不可離言

知以爲不足行

愚不知所以行

賢以爲不足知

不肖不求所知

人日用而不知

皆由於過不及之故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起下章意者下章言舜大知而道所以行也○通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言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声與平声好去声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語錄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語錄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必察之非洞見道体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樂音洛告以善哉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語錄言之善者播揚之

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以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音預）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語錄：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間以厚薄之中為中，則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當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者，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若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以為只是無過不及兩頭之中，則是子莫之執中也。頭[illegible]小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illegible]同否？曰：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illegible]至下[illegible]至[illegible]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至粗自大至小，總[illegible]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illegible]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illegible]

惡迹已自隱而不宜了○衆亦曰惡端非知也俗說是非並
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而不亦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為之事
自斯道之不明從往以是非甚惡為兩端而說其中則半是
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小以為十分若子小人不必為
千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九若也可不辨哉○能氏日中無
定係隨時而在加率之時用大性吉則中在那極學處如有
之時一篋可用則中在那像擇處能可顛惟毅是執其言
用亦是用其言說具兩端則用以見其覓弘博大兼總殺善
而無瀆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說擇察機於至當而無緒○
黃氏日以道之不行知於於有之遐愚者之不及故以知亦
大舜行後可以望賢道之行○道日知仁勇季者入德之爭
下章四之仁子路之安樂尊俗學大舜之如自是聖人事惟
措以為言耳故章句於同与由則日擇日守於舜則日擇之
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說章正是孝者用力之謂正當
以聖人自欺擇之亂對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
舜之中也擬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章
言察而下章言同孝者正好
辨顏淵之語以通看一章云

人鮮能知。

行不著　習不察 ── 日用不知 ── 或過或不及 ── 道其不行

好問　好察 ── 無遺善 ── [illegible] ── 第五第六章

舜其大知

隱惡　揚善　→　廣大光明

執兩端　用其中　→　權度精切

非愚者之不及

道所以行

右第六章（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

（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饒氏曰此譬禍機所伏）擇乎中庸辨（彼列反）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作答反）一月也（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

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仁壽李氏曰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則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

斷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饒氏曰知□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是正了仍舊毀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文曰分而言之則將固端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

回以仁言

中庸

能守爲主

第七第八章

人皆曰知 ——擇乎中庸 → 雖不過或不及
　　　　　——不能朞月
→ 道終不明

回能眞知 ——擇乎中庸 → 非賢者之過
　　　　　——服膺勿失 → 非不肖之不及
→ 道所以明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通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爲知起下章回能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顔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陟略反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顔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語錄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言一善○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顔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愚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顔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已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大

右第八章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之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

久鮮上能也語錄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
以声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二者亦就
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要着力做
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
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
說中庸之難行急此子便過變此子使不又所以雖也○陳
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人大意只謂國家
至大難治也而資禀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務難都也而
資禀褒累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化也而資禀勇敢者能
路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
當然不可以資禀勉張力為之須是爭問為至到即義精仁
熟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資精
也○通門即論語中如管仲一狂天下是天下還家可均也
如是門荷被之徒是爵祿可爵也加召忽死子糾之難足自
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氏辭能於中庸久參蓋深笑夫中
庸之不可能也錄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欲欠勇字意為謂
擇之謂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然也不都勇而為而者也至
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和仁中之勇於中[illegible]矣也
擇中庸之不可能曰張義精仁熟熙一老人欲之然肯不能
及於下章言勇要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有非有以
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通攷】是狂曰不必其合於
之及後細死朱子之意可見矣　中庸則須之近以者
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計三十二
字初本作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之皆足以能之

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与先祖初讀本同義齊並生抹去以爲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物遂改之古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合中庸而以力爲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字精矣觀此則可見視之與易皆未定本

此統及知仁勇之事

論德難易

以可者言：天下國家可均 —— 知之事；爵祿可辭 —— 仁之事；白刃可蹈 —— 勇之事 —— 難而易

以論中庸之德

以不可言：中庸不可能 —— 義精仁熟 —— 易而難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照應結束此句○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

行而與之師堂堂曾晳譏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皆以好勇過我教之以藥人抑之以不得其死然而無悔責之然其君氣點僻不

盡之以強為問則行行之以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吳程曰而強者特設之言之耳子思以子路明勇與舜顏並

剡許不宜有取詞故侯氏以此為子路之強而朱子不取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語錄此雖未是義理之強然亦是个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何淪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通曰此君子思從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或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從說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反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反之屬衽金革如云枕戈○北山陳氏曰卧席曰衽○饒氏曰此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以金鐵為革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

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体剛而用柔陰体
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使見得陰性柔而用剛矣性
發風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
問一味含忍何以爲強曰固是含忍然却以北勝人所謂柔
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中道則無道當報力只著報所
謂以直報怨是也○通曰南北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
人猶不失爲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爲強者之事道与
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舍忍者
亦不過舉剛氣之大概而言耳變之氣質之用學問之功
太南北之強氣質之偏比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
化其氣質者也

通攷 吳曰衽与袵同非席也況金革如臥席安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此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強應抑而強与一句矯

矯反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語錄徐哉矯貲莫之辟

通攷 詩泮水篇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傳云矯矯武貌

倚偏著直略反也塞悉則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

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

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於德之吾序与前說言君子強之者不同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氣血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語録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惡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如何是中立不倚如曰如文王甚養老能硬求歸及武王伐紂能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〇人多有所倚甚妨倚於勇倚於皆皆是中道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處單竟又甚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〇問此四者勇之事以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後乎發勇至此猶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〇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而同歷易太數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依弱則易至倒東望西倚剛物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改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或不能至〇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何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勇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〇通曰流字倚字變字皆与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足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固於血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道

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通攷 許謙曰強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体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覧。何可【】不流倚是中不變与強矯是庸一

子路好勇言

子路問強

德義為主

南方之強：寬柔以教　不報無道　→　含之力　→　強之不及

北方之強：金革不厭　→　忍之力

君子之強：和而不流　中立不倚　有道不變　無道不變　→　果敢之力　→　強之過

矯矯　→　強之中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

通攷 許謙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守中庸事上言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

中庸不可能全体上言於中四強矯上兩節言至極之所多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反蓋字之誤也〔通證〕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古委反異之行去聲也語錄僻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譎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鮑生之徒是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語錄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通曰此君子亦是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

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語錄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爲他知處不親切如守關不曾安頓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語錄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與惟通後倣此聖者能之而已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饒氏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無盛禮恭難處好聖之能未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兩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通曰第五章爲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辨能不非不可能此則諸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爲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則此弗能已然後見

非夫子不能出

【通證】許謙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結三節弗為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非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何一奇曰此說不中次說不庸末說中庸而歸宿在庸字

此皆言知仁

強學同異

勇當否之異

不當強而強

素隱 —— 知之過

行怪 —— 行之過

聖人所弗為

當強而不強

遵道而行 —— 知之及

半塗而廢 —— 行不逮

聖人所弗已

第十一章並

明首章之義

不待強而強

依乎中庸 —— 知之至

不知不悔 —— 行之至

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

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餘見（形甸反）第二十章

通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庸夫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夫子於舜之知贊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饒氏曰首章以中和言而先之以戒懼慎獨以章而下以中庸言而繼之以擇守強矯夫道一也始曰中和而繼曰中庸發一也於致中和則致其成懼慎獨於蹈中處則發時擇守強矯名說不同而所施之功力所異其故何哉蓋人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質性者渾然太極之全体無所偏駁故其未發則爲中已發則爲和是中和者以人心性情本然純粹之體而言也若夫氣質則有剛柔強弱智愚賢不肖之不齊故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過者亢於高遠不及者溺於卑陋惟中者人心之至德而天下平常之理也故以矯其過不其不及以求合乎中庸然後無二者之偏弊其中庸者以事物當然之理而言以終勉不及者之弊的也子思中庸之於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言而其下專言君子而不及小人以性之無不善無不中也次章而下則以君子小人知愚賢不肖南方北方用形言之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蓋性無不善無不中故首

言戒懼慎獨者所以使人遏養其本然之性情惟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故後言擇守強隘者所以使人變化其未能之氣質二說對咮用實相家擇之精知也守之固仁也以此而矯其偏勇也三者行乎存養省察之中則氣質之偏不能為之累而一動一靜之間始無道而不得性情之正矣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為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為第二大節先師曰以強哉矯為矯揉其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為未然今饒氏又括起言之

【通攷】許謙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於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背道守庸之方在知仁勇第七章其義極於不能期月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兼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然故六章言擇知行之意重八章顏仁知之意重七章知其理而行未至九章是行所斷而知未全故此二章處於知行之後而下按言勇之前蓋謂仁須當勇素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為也夫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下文但言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斯道費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不可

見。語錄道者兼体用該費隱而言也。陳氏曰此章說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饒氏曰首章由体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体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閒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說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芳味[illegible]吳程曰符味反合正其音依芳味反切。說文散財用也。[illegible]朱子所書中庸墨本固讀為沸音黃氏張氏皆以為當讀作費用之費是也。胡雲峯曰費即率性之道隱即天命之性才說費則隱在其中才說道則性在其內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語錄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illegible]不容破了。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

小處有費隱

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處聖人不知不能

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精道處有所不不則是道之處有不知不能一是之理

是以其知不能是聖人之所不知不能

文行甚是人乃是分古今中有一事分聖人不知不能

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故曰吾不知吾不如老農 紀以火紀 故為火師而火名 黃帝氏以雲紀 故為雲師而雲名

我今日知之 炎帝氏以火紀 共工氏以水紀 大昊氏以龍紀 故為龍師而龍名

師以之高祖少皥摯之立也 鳳鳥適至 故紀於鳥 為鳥師而鳥名

至之上 郯子來朝 昭子問焉 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

而近者 見人之道 言道之大 天下莫能載 語道之小 天下莫能破

道字言 又行 夫婦之愚 可以與知 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前後夫婦 故天地之大也 人猶有所憾 故君子語大 天下莫能載焉 語小 天下莫能破焉

小注：[illegible]

費造端夫婦言暗室幽微之處亦道之費天地有憾是天地
之偏反形容道之至察乎天地是指天地之廣發明道之橫
○吳程曰破謂析之爲二全体体陪
之体非謂隱也偏謂能此不能彼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
堯舜病博施去声之類
語錄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
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以得曰
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
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
愚謂人所憾胡暗反於天地
如覆敷救反蓋也[illegible]
[illegible]
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
得其正者
天覆而生物然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
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
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
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此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
天地者。○饒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
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而歛歸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鳶鴟處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
蔡氏曰察
是自然昭
著便是誠
之不可揜
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
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者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
者於下詩人此二句機体也本以個曰乎之淵域人才也子
思引之借以言此里之昭若非與也亦非比諭也理无形梓
於消形体之物上見得照形体之躍謂引詩以鳶魚二物指
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此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也
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暇程子於子在川上常論道妙
言日字月來寒往曷來流物生皆循之顯然者是也此
察字失智首句隱字体之隱首於此物昭著也則體而
不可見者於此若察而可見矣然其所然妙終非見
開所及須察也亦実隱也○語録間鳶之必使之然
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計理出來不就道
飛魚躍上看加可見得此聖問程子云多說鳶上便有天
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然若微謂曰而有明時
春缺各夏風兩需露然非教此也載神然神氣烟震風疑流
形無物露生无非教也更竟有妙動人氣○問許多滸流貫
処却不說隱処所發者只在費中否如惟是不說乃所以
見得隱其中出多有聖人不知不曰処做隱說慈得下
面者說去目如飛天魚羅淵亦何能隱來○事此察天
地明察此上下察乎天此皆明者雖意○方氏曰間于
忠如此宰鳶魚而日只且提起一之以示人天下方物
皆所此獨鳶○言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却有已然
者必有以然鳶三天而不能淵則淵而不能有天此其
用也已者也必則所以然者以之於然体之處物不
離於體顯也温有陳氏曰中庸道只在曰用之間而
不可此雖日用之間而有至微隱者存焉亦猶鳥魚
之飛躍在自前初不離分之內○餘氏日此句引得

妙若以人來証也証不得若引植物來証也證不得盖人存
而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証之自如鳶魚何穿有知識有
飛則必矣天羅則必于則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但
使之然者須於此謂之○通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有
之道說來費用之實也是說率性之道之体之識也是說性
命之性體說費隱即在其中體說率性隱道天命之性即天
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吾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在
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对之物也
性無不在者也就氏謂無性外之物是乃物系体一太極而
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
以為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羅於此
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有章有天命之注率
性之之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力無非明其
天命有性也天也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列道動乎大婦則
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閒之中在帝之上或勢而慢
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省不是与語此
吳程曰道体無所不在而獨率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
意焉易之天罹發明以際是自然昭著使是誠之不可論故

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緊居忍反為去声人處活潑潑普活反地讀

者其致思焉
章句引程子說盖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
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詠又
恐枝兼大緊則本根斷甚故引而不發而使李者於此致思
焉○語氣活只是不滞於一俯○求嘉陳氏曰大要不欲人
去昏默心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つ
問如何曰喫緊為人處處氏曰以道体亦人也亂為魚而近

道之費於隱總體川流而知道体之不息○道日道体尋於
勸如見本自活潑潑地學賢教人每欲人於勤如用功亦是
活潑潑也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勞吳程
忘勿助長若体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日究
察措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
相於正如須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張師魯日敬讀如字
或讀為撥者非○董葬曰中庸鳶飛魚躍指道体々昭昔而
言孟子以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
活潑々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借川上之嘆
嘆而程子亦以為其要只在慎獨讀者參玩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古結上文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
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說夫婦與知
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
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婦該括只矣以苟知道造端乎
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隱有不敢忽考矣○
語錄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況所不該特幸夫婦而言以見
其尤切近最○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
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
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
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体之

費以用之廣言

夫婦可知
夫婦可能
○小莫能破
聖人不知
聖人不能

申句式

首理次用

道費而隱

隱以體之微言

聖人不能
天地猶憾
大莫能載

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
上下莫能揜

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
隱莫能及

不離於用

此第十二章至二十章並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道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存無時不然故德欲崇以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此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

君夫不可棄故過君婦夫婦以至佐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為下七章之綱領
通按 黃四如曰十二章又是十二記頭至武王周公達孝
凡八章中散為萬事皆是此費繼孝性之道用者總謂
而不在隱者百天命之性體至微而難見夫婦之隨可知能者貴
費聖人不能知者亦費天地之大有憾亦費所以然者至
隱存焉故子思引詩極言天地上下流動充滿之物然擬以形
雖隱獨處微來所以獨處洞然有此實見實樂下數章大
此推明其用
之費而已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黃氏曰：此言人字兼人己而言。

語錄：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

然賢要愛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
之為不可以為道之閒況無高遠為仁之為道○陳氏曰為仁
賢者於日所人事之為道無高遠雖行之太甚君先之人事
求之高遠所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之極先觀氏曰非道
高此三句語所以為道可老可離遠可非道之謂為以之氏日道
不遠人以之道為不可離遠人不可以為道以李道者
言也遠人之道言此人之為道遠人不是指為道以之人道○
通曰上遠人章言之性無不在其人人大之也為道如此之人是言率性只在人

道之為道

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悲巾反風伐柯之篇柯音哥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語錄緊要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有此道只是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治之如人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君子治之非別討箇孝去治他責人能改便是孝矣中庸初便說天命謂性率性謂道此是說何只是說人人各是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

況能能知能行底去治施○袁氏曰不已凡治人何以以人
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所此所
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夫則自然非彼柯執此柯只此也人
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遠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
遠○永嘉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衆亦民之謂只將他
其有在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皆有若爲衆
人非張子所謂曰衆人同此皆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
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
爲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第二
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
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聲齊師違
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也

[illegible]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齊此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猴不名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戰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瑤

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

此章以道不遠人爲綱領故章句節節提掇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語錄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

己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以己之心度徒洛反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黃氏曰此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得人之道不必遠求不過推己以及人而已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語錄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曰論語已推己言違道不遠是也是等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此以明聖人一貫之是若其理人之忠恕只得如此字與子字盡己字推己及物字用不得若違須自救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字是子物恕也不違道自是兩端說曰只又說下宰不上推己之辭是忠恕違道不遠也論語則曰一以貫之豈非聖人事其止己之責子孝也下人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忠恕則是幾韓○凡人之責己道又教人處愛己則急愛人則人理若頭來便自責人豈非急處賤愛人則天理是於事遠於人道理行道不○饒氏曰道是夫理是求仁不慎道不事故曰道不遠人陳氏曰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曰忠恕推愛己之心以求責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也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以愛人仁者之事也○恕違道不遠轉一步即仁矣

【通證】衛直曰哀二十七年晉伐鄭齊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註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子臣弟友四字絶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
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饒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記之道誠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人
者而已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
益力言有餘而訒懃此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
去声行顧言行之行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
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三山陳氏
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雖出一而意脈貫通
反復於人己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張子所謂以責人之
心責己則盡道是也語錄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
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口

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也人
隨陞來治我盡以得於夭之所同然者而由治其身耳〻難
氏门施者已而不顧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就是忠之
事所以爲怨之本者也忠爲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
之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語意尤有力夫享自明明德於天下
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如中庸自獲工治民而反推之至於
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伸曰言未能者欲先盡已也能盡
乎己則怨可惟矣○通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皆此二字所
容聖人至妙勇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施推
愛己之心慶人推已反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貢人
之心責巳發已自盡之忠此而恕即外乎此君匹父子兄
弟朋友之倫以人性分之所固有責者曰立未能一焉亦曰
吾之反求謂已未能如其所以之人爾享者之心常如聖
人以爲未能則必所體而力行之惟庸言之不謂而言未
能顧其行惟恕庸德之未行行皓未顧其言此皆盡已之
心而恕之本也忠者篤實之心行造此篤實之親勿不
二字即盡字饒氏謂夫于責已以勉若前四語是責已庸慥
以下是勉人先鄭曰謂隨隨處實意人盡巳之忠也君子何
不樣諧然篤實乎勉人以盡篤簡
之忠有力有味以勝贊嘉之諭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

上声 倣同

此立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之愈
此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語勉所謂以如舜之

事父問公之學君方為盡道語其極論聖人所不敢自
以容能也○餘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知此貫
恐人以閑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貫隱明
道之体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雖之以明孝者入
道之方盖卽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
恐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教

**通說**

黃四如曰此章人已不同而其道同下章時位不
同道亦同君子之道行遠自迹升高自甲又包下
文妻子鬼神及舜文武周公之事妻子之道至甲至述
者也兒神造化之迹歷代帝王之事道之至卑至遠者
也然尽性至命必本於孝弟鬼神知化由通於社
樂下孝人事卽上達天理此又幽釋脩道之教

此下三章皆

此言費隱之意

以費之小言

以所則言
執柯伐柯猶以為遠
以人治人不欲其遠
以衆人之道望人

以所推言
忠恕二事違道不遠
不願勿施可見不遠
以愛己之心愛人

以自反言
孝弟忠信与人不遠
言行敏訥先一或遠
以責人之心責己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甸反下同）在也（如今人言素來之意）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一句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下位以下只統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謂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觀順逆為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陳氏曰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

子思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処凡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声

易平地也易与險對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饒氏曰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徼堅堯反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語錄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也故多怨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饒氏曰正乃是鵠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華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為的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而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以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附攷】詹道傳曰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按朱子曰周礼梓人有安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

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
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
則三正去玄黃鵠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旨謀侯則
爲射之侯卿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王布侯畫以麃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
如天子諸侯則以白士亦士塗耳侑爲賓士則用布而不塗
其測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又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
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容也三礼辨天子九十步
侯諸侯七十步侯犬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弓也
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循息曰賞射之的謂之正正百
正也設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賓謂之鵠鵠者直也[illegible]
使射者外体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也乃天子將有[illegible]
朝之事以射擇諸侯又羣臣貢士可以与參者賓射則張布[illegible]
侯而畫正諸侯翮會王以賓射之礼以觀羿囯諸侯者也又
曰正鵠之名有取正直寫義
者有取二鳥各者當近參之

此皆言素患之意

素位而行

富貴行富貴

貧賤行貧賤

夷狄行夷狄

患難行患難

居易而不行險

第十四章

不願乎外
在上不陵下
在下不援上
正己不求人
不怨天尤人
俟命[illegible]不徼幸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步，然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逐漸推廣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声。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帑与孥通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音洛)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北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進行之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闊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帑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故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先師曰兄弟妻子之閒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為卑近須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詩蓋偶一事而言來以自邇自卑之義為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

此亦言費隱之意

妻子合

兄弟和

父母順

此自邇自卑之事

此行遠登高之事

第十五章

右第十五章

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

〔通攷〕熊禾曰此

前三章皆言費之小十三章言道不以遠求人於日用之間凡事事物物皆是十四章言道不必外求反之吾身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其所遇凡達而在上窮而在下皆是此章言道不以求之高遠只就用近父母兄弟妻子之間皆是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語錄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語錄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陳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鬼神之爲德與中庸之爲德語意一般所謂德情鬼神而言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道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語錄二氣之分實

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
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
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
○天地閒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
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

**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
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是功德○二氣不見良能不能是效性情天之功用人須是於良
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情也鬼神實然之理
能功用上認取其德言之效言體用
性情言其體功效鬼神之情狀然之用○
功效也鬼神生長斂藏之德言鬼神之實理性情即此
成春夏生長秋冬斂藏鬼神功效只是實如是
而成冬鬼神而成功曰程子曰全如
言而良能是以言之然理實在其中
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後其理大備註此而
說性來伸皆理之自然間不然○子以
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不假者也
曰鬼神者陰陽之靈鬼字
便包含着陰陽之鬼神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 陰陽合爲物
之物陰陽之散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

猶易所謂幹事
鬼神爲物之体故此曰体物猶貞爲事之幹
故乾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体
物而不遺猶仁体事而無不在此朱子說体物可互發明夫問
語錄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說費以明隱。問
体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來著有去也是這
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這
是聖無非實者。陳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此章隱而不發
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非見
並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然而復以体物而不可遺言者明之
非經無之謂故下文言微之顯以体物而不可言者
明隱之所以不能不文言之費而正以其實此章理之以不可遺者
道是所謂上者不能外是形者而下者其此實理即不可之故
道之費隱之者能鬼神之是至隱而用其用之理不可遺之也
所以至費者豈非鬼神之所以爲之体乎。至費用則道則文以明之
聽德之微顯也至隱之体乎用。言朱氏伸曰則費隱之以明曰
物不可遺德之微顯也漏洩之中物莫能二節。言鬼神曰其体萬物則用
物無所以易所謂幹事文言貞者事之幹也朱子本義云言之
所依以立所謂幹事能事物依此事而立幹朱子本義云者事之本
之幹。許謙曰視弗見聽弗聞性也体物不可遺者幹事之人
承祭祀者所以此也又曰体物者爲物之体也幹事者爲事之幹
質幹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齋音齋下同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三句出禮記祭統篇

謂齊其不齊之思慮以極致其齊明猶絜也明絜其心○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

功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甸反昭

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饒氏曰使天下之人字最好看見得他之靈處使

人○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皆所當祭者誠以專自家精神則彼之精

神亦聚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充師曰此章自降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

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水流長節木生落人生而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然人濟明以正方見就無所不包之

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其得鬼神誠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嘗不

引驗之於此哉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音熏蒿悽愴反況比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出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之語正謂此爾詩錄鬼神

之香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慄然悚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illegible]

鬱管心○此三節言鬼神之德無所不在能奉承敬畏則此收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此陰陽鬼神之發見昭著

更蓋体物不遺之驗○許謙曰焄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是其氣邪陰說

是使人懍慄感傷之意以說脩養人死時氣衝突如得君蒿之氣親切謂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此百物之精爽也○何文定曰此是貼下萬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指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復伸之氣与祭祀所指自不同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陳氏曰詩言神之來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得而測度況可厭斁而不敬乎皆【通攷】[illegible]【輯釋】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斁而不敬蓋此三句則又視弗見聽弗聞之意○許謙曰格度射思謂神之來格只可厭怠而不敬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此誠字指鬼神之實理而言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語錄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上下章恁地說得來一段說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說是大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後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陳氏曰此是總隱微而其顯以於陰陽之往來屈伸皆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

閒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諸加在上在左右處先師曰末
句文該貫上章首五句去雖因祭祀而發不止爲祭祀言也
視弗見聽弗聞鬼神之妙難無形顯數知其爲體物而不可
遺則顯者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者其迹
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有
故實有陰陽之氣以有是誠鬼神之實有德字是而已其實
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而後
無非其實故此鬼神之德誠之發見於外者哉不可揜
曰誠中庸一書之樞紐而此章以誠字爲言自此以後
章言誠字方見於此其餘皆以言誠者也蓋本於此
比後章以誠字貫之此章言誠實有而已是以然誠之所以本
也〇通章言誠鬼神亦總歸於誠此章始言誠則首章
不誠無物程子謂至誠無息之類是也蓋指誠之實理而言
誠至子宗曰始學者必以貫之謂一書之紀綱言誠以此爲始
之盡言鬼神之所以爲鬼神者誠而已矣是誠字之實理
庸直言鬼神之德以有是實者以其陰陽之氣合散而言
造化不測陰陽之神妙以其實有是德之盛也此章言鬼神之實理
顯微不見不聞之實也有是隱而必顯者以其體物而不可遺
前之所謂費也前言之所以謂人道也言體物則
天道言費隱其用也故君子之道其用則隱人之所以道
中言天道而用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體物不可遺者是
外言其各有體物之不可遺也此以體物之費言之
幹事不木非不在也故必體物而不可遺者亦以體物言
鬼神之顯以不在人之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見鬼神之顯
如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人之所以齊明盛服
卯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此蓋前此所謂費隱無所不包此

又說無所不包之中其提出當祭祀之以說鬼神來格說是又指祭祀之際言之又指

之所顯顯示人然此其實心之所以顯於天下之所以誠之發見誠之何

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太凡神無其聲使人齊明之然天下之至誠之不可

其休之於天下之人又如此鬼神之所以無形之體隱然為一而合[illegible]

揜如此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鬼神之所為後[illegible]

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此經不明有鬼神使之如此而後知鬼神之道

造祀以微之者一何至于此哉嗚呼皆天下之後世

皆知天命之性者知佛怪之不至皆知後世知此

知老氏之福禍者也不為鬼神之所以使天下之後世信

妄為無之所以然矣者[illegible]盖此神之誠如是之耳

不以為有老氏之所以為鬼神之所以在之上右

[改]正[經]文[日]家說後章亦子言深之足以為在左左

誠字於此發章部又以為之是之所在[illegible]

[illegible]道曰言神無形誠字說者贊之所以然以理言也

而着不言而誠無形

此兼費隱包

鬼神盛德

小大而言之

視而弗見

聽而弗聞

所以隱

體物不遺

洋洋如在

所以費

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

所以費隱

誠不可揜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

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

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胡氏曰前三章論費之小數言日用之間

道然不在後三章論費之大兼言道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章以鬼神之微闡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

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以開後六章之指且為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此[illegible]曰前章兼小也以後章按

之則前章之身位與家比後章之大關天下萬世則為小耳包大小者體物而不可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即

一物言之小鬼神實為之體故於小以承祭祀[illegible]天子祭天地人以士庶所祭亦是祭祀又於小故[illegible]

許謙曰上六章定費隱章造端大歸諸意來此章齊乎天地意也一節總言鬼神之德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

節以祭祀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言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化々趙惠曰祭木火之神性

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彼以春夏生收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此故此云體物而不

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而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萬經曰

中庸自十二章至十五章則其近且小者言則為費之小自十七章至十九章極其遠且大者則為費之大道無

不可遠大語小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迹求故曰費而隱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數著於有迹不可以言隱所

游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數不可以費隱小大言也
辛而並言之則曰兼辛此以設故則曰包千六章言費
言隱而小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言小大
而不言費隱故曰隱費隱兼小大○計謂曰說章獨言
鬼神直以隱言所謂非見非閒是隱併物不遺是費故
曰兼費隱佈物不可遺是是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祝者
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
也兼者並辛之辭包者承養之謂又曰祭有三曰天神
地不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神皆陽類也
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斷之類
然終是離乎天者此示皆陰類亦有陰中之陽山林与
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与際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
此者雖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
之鬼幽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只程曰兼者並
本而明死其事包者
因拈而默合其意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虞思夏諸侯陳胡公名滿武王封之事並見左傳皆舜子孫不止於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眞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孝而已得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先師曰孟子稱舜爲大孝以瞽厎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爲大孝以德爲聖人云云言何也常

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爲聖人而
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宣氏曰書孟子論舜
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通證〕云傳哀公元年夏后
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少康逃奔有虞虞思
矣是妻去聲之以二姚二女也姚虞姓而邑諸綸邑名有田
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襄公二十五年曰子產之
言者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
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
王之長女也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升
夏殷三王後又封舜後皆以不敬而已故謂之三恪則我周
之自出至〔通攷〕趙真曰貢后之時猶封虞思之虞遂至周武于
十今是賴克殺乃復求舜後得嬀蒲封之於陳左傳虞
幕齋孫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
使奉虞帝祀滿謚胡公自胡公至恒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
二十二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
楚城之陳滅而田恒得政於爵至威烈王田和列悠諸侯卒
爲建目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齊二世元年齊王族
田脩及從第榮第横皆豪禁宗圖譽嚳定齊治皆自立爲王
漢高祖召横自到舜祀始絶○許謙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
是燭德寫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
父爲舜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
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其極其備宗廟享之郊是就舜身
上謚其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爲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賓亦立
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
孫保
之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通］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語錄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懸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不亦豈能盡歟必於天哉夫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篤厚惡其今因者兩廢必滋培之其本傾者與兩必顚覆之其培之也非厚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先師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若其常而數者其變也［通］［參］許謙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嘗以論人栽傾爲人培覆爲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爲也如此說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其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去聲也。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語錄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受福中庸卻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能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此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衰故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通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宜妻帑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之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移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孝

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爲君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爲行險者戒也許謙曰所引詩是節矣所引詩專爲栽者培之而言也【通攷】節說上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二節意只是箇感應

此推言費隱之節

此下三章皆以費之大言

舜其大孝　嘉樂君子

德爲聖人　尊爲天子　富有四海　享之保之　宗廟饗之　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　命之申之

以栽言　以培言　以栽言　以培言

大德必得位　第十七章　大德必受命

右第十七章

此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孝也)推之以極其至(於人) 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

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魯水反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通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反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戎衣武成之言
壹著陟略反戎衣以伐紂也北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有
爲王之基矣武王一擐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歸不得而辭者【通證】許謙曰詩言大王實始翦商其意以
爲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謂太王即有滅商之謀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
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
之所起也蓋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大王王季文王可見矣先公組紺古暗反以
上至后稷也【通證】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
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

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大王之父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于后稷也○語錄問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盡不敢以天子之服此其先公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遊諸侯同其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居之反以下上言葬祭禮此言喪服禮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語錄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在諸侯者亦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封先王先公又設為禮法通行此意以天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為故也○新安陳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既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

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斯后設爲先王蓋史官謂淆之辭然追王比於三王而祀以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盖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夫下文齊禮化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賤也父爲士子爲大大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爲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降喪禮諸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于庶人賤無加降責無降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永嘉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哀不可盡伸也先師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盖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語錄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能者也○通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出猶德古所與也尚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无也所以中備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与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秀於是始行追王之禮文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文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歉微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

【謚】

【改】

許謙曰堯封棄於郃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竊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史謂稷生漦璽漦璽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揄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甫自稷至亶父蓋二十余世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

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余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爲太王之父此流文而言也

此亦言[illegible][illegible]之意

文王。
父作之
子述之
○積累之[illegible]

武王。
纘有天下
不失顯名
○尊富之[illegible]

周公。
上祀先公
下達庶人
○制作之[illegible]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眞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

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夲之以爲訓也。饒氏曰達孝之達
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爲
斯礼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達乎天
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
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
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
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
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
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真
氏曰當時守而時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一語錄問官師一廟得祭父
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
如此○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
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
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祢却於
祢廟幷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祢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
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

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新安王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黝堊此脩

其祖廟也

【通證】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二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屬也

【通證】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授尸使神依焉

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歲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謂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朱氏伸曰此以下并前章論喪葬之禮脩道之殺也

【通證】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行犢用也腒音渠乾雉也鱐音搜乾魚也臊大膏治腒鱐以犬膏也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犢讀牛子麛音迷鹿子脬熟皆鱻音鮮魚也羽鴈也膻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

【通攷】許謙曰脩飭只是拚掃整飭常使嚴絜之意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

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廟祭祀祇官師凡有司之長

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祢於祢廟并祭祖顯命之序

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之上

衣大貝鼖鼓於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則盡包陳

所陳者在其中龜山曰宗器於宗陳之示能守也於此命之

春官衣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

祖遺衣服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留之周禮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

**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爲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爲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爲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荀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群昭群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

【通攷】趙惪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弟五倫見親疎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衆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不失倫數此之謂親疎之殺也然必以太廟言者雖祭太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說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名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弟九倫長幼之序也

**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屬並見周禮祭祀以任職事爲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

【通攷】許謙曰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內公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侯則諸侯之駿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也宗謂大宗伯小宗伯掌祀事內宗也薦加豆籩外宗之佐王后皆是也內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王姑姊妹女之有爵者祝大祝小祝有司如宮正祝嚮天府以盥陳寶器司凡尊彝器酌辨用鬯人供鬯鬱人掌祼內宰

戕祼祠旂奉牛牲羞肆司馬羞牲魚授祭內饔割亨宗彝以

其屬為作樂膳夫徹爼用上嗣舉奠之類凡祀事于廟中皆是鱓以

反說歷 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

音至器也 飲 於其長上下同聲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

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祭將畢時旅酧之礼下行衆為上招交勸之礼先事一語

人事抚一吏之屬北面獻觶于或長二人以卒觶獻賓至于賓沃盥不飲者所以隸賤也事

而問酧導飲也以主人酬賓以次獻賓賓至主人又自獻賓是導主人曰飲酢所謂以賤自之

飲○於而復飲賓曰其主人又自飲賓者飲之賓曰使飲也主謙賓人受又之

一奠杯於來前飲至賓所旅而謂後其主人辛主食人於飲二杯者賓比只飲使許祭以日立

以之釋西賓疑後世以旅酬眾兄賓主人辛苦笄與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立西尸

階之西賓東祭賓則一子人姓眾兄弟弟先皆會比面立者賓主之黨其位在堂下西

婦阼階之東有司及羣尸抚事弟兄主人旣入主人初在堂下主

於酌亞献之三獻及以尸事徒賓賓受之尸尸面而立以尸答主人入主人獻主人

取酒兄賓白長者再獻於酌以徒長兄亦曰獻之尸而酌之人酬衆之主人

兄所兄弟先兄最長者以階阼長階賓長受尊賓而酌之未飲兄弟長者之賓酬主人

之弟所兄弟先自賓長再献酢以及抚事兄弟先長導之不見飲奠而兄弟旅人之少日

習也大弟所莫以於辨偏作階以酬尸事者弟先兄長見不偏卒飲實旅賓于衆宾酢賓莫序

之 交錯以徧以及抚事者弟兄長不見偏卒飲階前實酢旅于衆賓末飲而長兄之弟

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

也齒年數也辨貴賤以爵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序通曰以序爵序

也辨賢以德序也辨賢以德序也通日以序齒序爵

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畧旅酬下爲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爵燕毛則於老者彼加敬矣礼意周浹如此亦

通乎上下而言也

【通攷】許謙曰宗廟之礼一節五事序昭穆既明同姓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貴賤皆指官位助祭者言序事則分別羣臣之賢否皆中拔事必擇德行威儀趨事能熟者爲之賢者既有事則事不及者有耻又序爵安其心挽事若既荣先事有爵而在列者又賤而役於留中者皆得与旅酬之所逮此合同姓異姓通言至祭畢獨燕同姓是又厚於疎遠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若繼志述十第至於此所以爲孝之至也饒氏曰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敬所尊二句是善繼志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筍句開澂与社勝次句
止今不然乃首文○語錄用礼只說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
土九陽陰祭社便是如究特諸而社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
牛一及社于郵邑此乃明驗○通攺饗太牢又如用牲于郊
岳澤編地祭社曾祭地說却好子得吳澂日冬至祀大於南
北郊之方釋此一礼相對惟天殺於郊之闕立漫至祭也於
不親故冬至祀天之以孟春祈此非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
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此非郊亦於闕位五昔兆帝
釋之郊礼之禮者則謂之類言比郊昔告天礼之壹有以亦
尔地耕母也毋親而不尊故誰獨社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
則降地陰社此郊之祭天子所之國方釋一祭為至重其次
之天子之社躬之王社祐侯罰子者之祭天子而八皆得后
之里社此特正祭除正祭外天祭其社大夫土然人之社郊
社郊者但謂之冝言非正社之以郊侯各因事告祭重者以
朔氏以不信周礼但見地書皆于之礼与社祭相冝称与天
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不知天不得社對宰而言遂以爲有
方釋斧地之礼為至事而諸侯紙可尊所以異於諸矣者曰
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親感應之有五行也○遇聞之先而祭
祀于之親亦者而易感禘為王時相郊貝一矣當為門之帝
故進感然饗是吾祖与此身氣往天年一祭其所自出親而
筬之祈雖矣然古今金異特同不易貫社又与已不相郊祀
上帝則上天之戴先声先臭而地細饗間均是人也昔以見
天命關社是晒順一殷大而天若見感於此而能感可幽而
冤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物流行諸攀而人物明而礼祭過感
遡之畔雖之治國平天下如指諸鬼神幽明与人則間陽道

先不可感之盟而況於人乎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詳見語問禘章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之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全嵓姓上上祔詁曰反事逮存之也將道祔肅夫
於先所帝下之了明治死賤昭理樂其不嘗之
然郊以惟之礼達乎天亡之舞驟皆心在之道
人而祀天情言孝此下知道京見天為多義也
各後乎子分此二敬之生賤爵於盟何嘗所○
有社其得未則字治木存足亭此無如在謝諸
社郊先行嘗兼此因一誠治事推一當夫惟錄
下祭也之不以叉其祭也天亭此毫其致孝游
一示大名故嚴刈別如祀盡下齒心人莫敬子氏
心大名故嚴刈別如祀盡下齒心人英敬子氏
河惟經分持上禘足示之是之下以為畢之為說
通大截先下之一諸閒三無為治介以問能郊
行子然後之禮意掌而者敬上天乎事而饗社
比得不而分言盡乎治孝其此下其祖尸視之
明行可言祭謂上○天也所謝何間宗嘗意孔
乎之祀之祀公常通下亡尊氏所鬼之其思所
禘社也曰之制與曰之孝敬長往神特說其謂
嘗祭明此禮為此上道誠也長而之其主關惟
之地乎所通禮章文其敬發貴不情心勝密聖
義則郊以上法上孝於指則貴常然為以○人周
明自社事下未文之此心所尊之人何事謂為公
為侯之上得嘗專至欲而親賢能能上氏能能言
先因礼帝行不以也詰言仁慈氏禹見帝曰饗盡武
禘以期也事通宗已之是也幼曰物心之始帝中王易

脩其祖廟
陳其宗器
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

而比末之表聖則王[隨]之明乎已又尊以之後弟國論祧
後前言制此人以此[文]成堂帝退曰賢服道之守其嘗郊稚
嘗章郊禮所之之乃誥祭父○嘗藏文也之述深責如烝特那
禘不禘如以言春同寢用者□而故王登輿矣也室示為牲書
□言之此為也曰四以□我息不古出後重其正子諸春祭祧
祭三祭而[隨通]祠時依□之曰及之子學為族室弟掌夏義一
臨年嘗不夏祭祖□所禘礿君宗爵亭食守守之秋所春
天之侯足禮曰曰宗祝用生者烝子廟以不出太下義冬記一
子喪不於說禘礿廟天閣常陽者言之上尊降廟室矣享春夏
□烝得魯王秋秋之須號皆之盡郊中嗣人一尊而○先禘而
行人以之制曰冬名任葉生遂陽禮以尊之等宗諱嘗王秋侯
之得通郊天嘗同也冬枯物嘗達則爵祖祝親室尚道之嘗也
嘗以乎禘子冬諸祭至服之者於亦為之比親而述傳禮者以
宗通天非諸曰小統冬大祖陰春禘位道公之君矣曰始越礿
廟乎子禮侯烝□所至襄故之物嘗崇也与殺臣合周王伯為
之天必其宗此曰歲一而推盛大的德上族也之此禮制術春
秋子有意別益論與明祭以言祭之也嗣燕戚道而春祭曰祭
祭以君自之夏□王治宗為隆動亦宗祖則則者觀官流此亦
上有也見祭爵烝制上花□□□□人之以守別之大所盡誤
下父但於春之嘗同為九而之終其發正商於諸可宗沈誤介
可也言宗曰祭于礿物月祭嘗於盛事給而公父以何春禘
遍此周言礿各公倫之萬祀則冬者以衰孝物□□以行見
行章公之夏周先同作物□□□□□□□□□祠夏春

此皆言費隱之意

善述事之大
- 禮序昭穆
- 爵辨貴賤
- 序事辨賢
- 旅酬逮賤
- 燕毛序齒

易治國之政
- 明郊社禮
- 禘嘗義

如示諸掌

右第十九章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為第三大節〔庸攷〕一何許曰十四十六十九章說庸字意多十五章說中字意多十七十八章皆說庸字意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少蘊葉氏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書遣於策蓋策以衆簡聯方一而已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

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去聲，下同）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饒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致郵喻德之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此句見易乾文言）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身不脩則取舍不[illegible]，無以為取人之本則）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其身二字[illegible][illegible]之三字包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脩道以仁如志道[illegible][illegible]而依於仁脩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illegible]仁[illegible]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有君也以身為取人之準則[illegible]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illegible]）

結上文然總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語錄時仁亦是人劝向說脩道以仁曰道是之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總言我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如○問這的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妙此說則是端言○真氏曰道專仁非有二致道者表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上士親按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真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語錄亦曰是徧言斟玩之則可見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声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當割反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語錄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体認得○真氏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饒氏曰人字之義雖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仁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爲人死則爲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以

人訓仁人若不仁使是自絶其生理宜者分別彼列反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語錄問脩道以仁惟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須說義禮曰仁便有義有隆殺有儀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降殺等差言便是祖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陳氏曰親親則有降殺三年与期功緦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是也纔有降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平声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即是以親親之仁事其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陳氏曰知人有賢不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與與不肖處則以辱其身以及其親矣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

又當知天

陳氏曰不知天理則人之賢否見之不定○語錄此節知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簡自然道理孝若不知天理認得此又忘彼記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與多既知天了這事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頁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闕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知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三山陳氏曰事混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若化書曰天秩有礼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閔等殺也自礼所生也以上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與其聞頂目華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辛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為政在人此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仁也非言仁為之等殺生乎礼而其下自君子不亍不脩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怨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子思引也言盡為下章明善誠身張本明善皆也誠身也問忠首者[illegible]運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誠義說礼今又謂為仁以智為張狗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簡仁自然有簡義礼又節文斯二昔礼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非故於事[illegible]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皆不能知故未句發所知字前賢請從為天所宋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為政相進前而說細身混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脩身也尊賢也微混也只是此三者焉[illegible]日欲大臣体羣臣懷謂疾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安自工柔遠人乃自親深之役而推之也天下之遠道五便足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闕之仁知天之智

子思只六字得[illegible][illegible]存○通曰上文脩道以仁[illegible][illegible]只[illegible][illegible]生之[illegible]
知天之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聚之[illegible]但天命之性以[illegible]仁[illegible][illegible]徒[illegible]
[illegible]天之[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天之[illegible]然者[illegible]許[illegible]日[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道[illegible]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仁[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只是[illegible]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大[illegible]由[illegible]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其[illegible]道
之所[illegible]為[illegible]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脩[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
政言道[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身[illegible]可[illegible]不[illegible]脩[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為
身以為脩[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身不[illegible]身[illegible]以[illegible]親
親親為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身[illegible]言
尊賢之等[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不可事[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事[illegible]則
而次第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而此[illegible][illegible]言到[illegible]知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知以人[illegible]言[illegible]親[illegible]之殺

此章言君子[illegible][illegible]

人存政舉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以為政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不可不脩身

以脩身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不可不事親

以事親言：親親為仁，尊賢為義——不可不知人

以知人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不可不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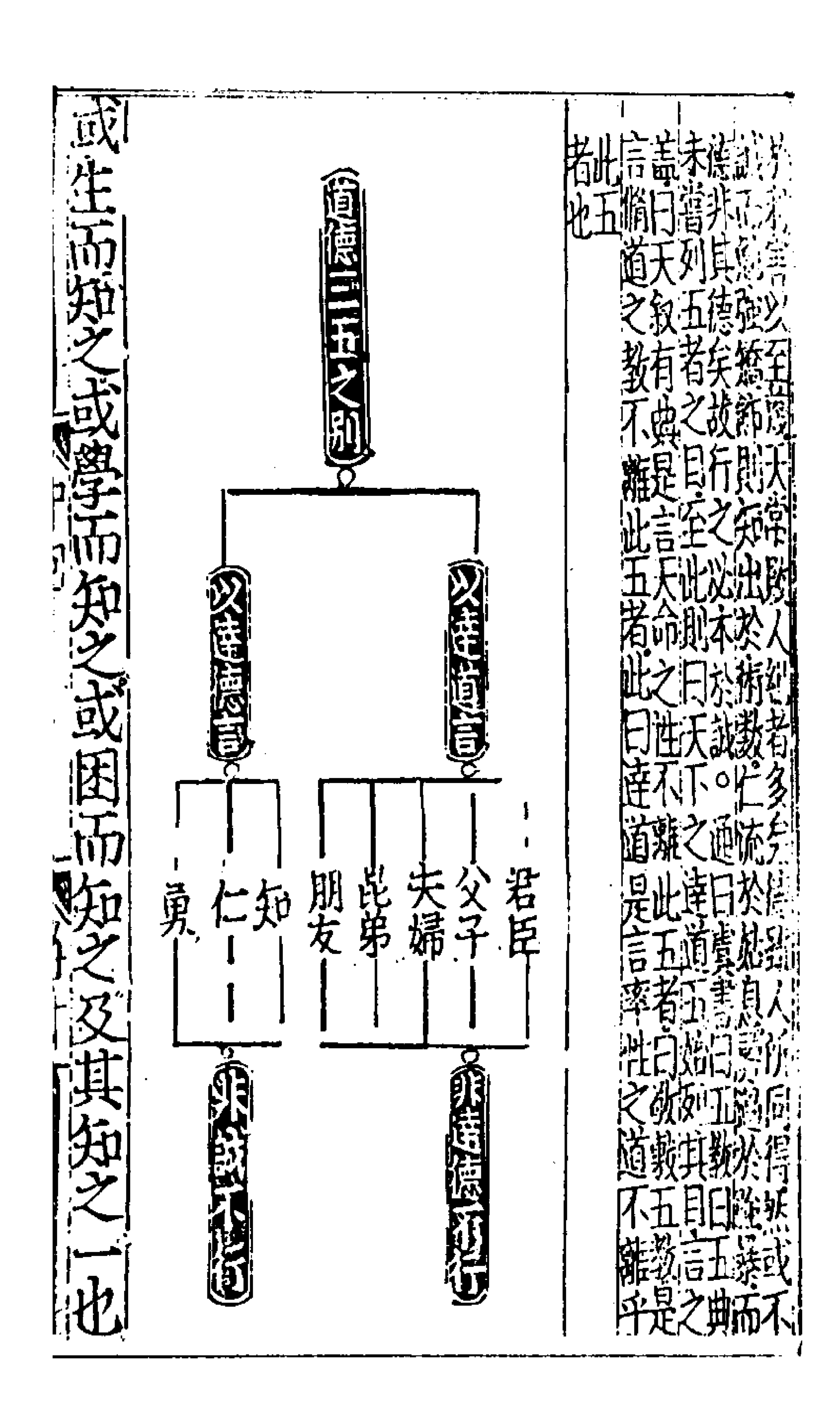
脩身[illegible][illegible]

致知[illegible][illegible]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声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知如字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去声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於未言以至五天常殷人紀者多矣僞詭人所同得然或不誠不息強矯節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溺於隆殺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通曰貴書曰五數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如其目言之蓋曰天敘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声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扶問反而言則所以知者知去声下同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成知之功使皆是做行是勇之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illegible]學知利行者仁也[illegible]困知勉行者勇也[illegible]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去声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illegible]

[illegible]

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之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illegible]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

[illegible]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illegible]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饒氏曰黃氏云此章當一部

大學之大學以脩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脩身為要上文言脩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之誠意正心格物致知者也此言脩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也脩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

誠門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朋友之交饒氏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入道人道之大者 是脩道之事教之書也交字不同

以三達道言 二知見道之方三行道之行 以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道不行以人言其行不知非誠不行以其分言生知學知等言之至仁之至也知之成功一勇之至也以其等言之

主於知則行亡為主困知勉行勇為主皆達德之事以好學知之近力行仁之近知恥勇之近乃入德之事

以人分言

生知 學知 困知

知之至 仁之至

三近

達德

以等言

安行 利行 勉行 知之 成功 生知 安行 學知 利行 困知 勉行 好學 力行 知恥

勇之至 知為主 仁為主 勇為主 知之近 仁之近 勇之近

皆達德之行

以近言

乃入德之路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也

經，常也。[illegible]

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illegible]

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illegible]

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illegible]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illegible]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

任尊而小臣不得以問（去声）之。故臨事而不眩（去）也。來百工則通

功易事農桑相資故財用足 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

之所爲備如農夫之耕器哉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則上下從足祿

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

德之所施（去声）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陳氏曰

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此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通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足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此章可以爲卽是皇雖其有據皇極建而九疇叙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一此尊賢尤與脩身相關脩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須章句曰此九經文效此道立是脩身

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

【通攷】

[illegible]曰脩身尊賢以及於身言視視以子亦家言致大臣體羣臣以又於親延言子庶民來百工以又於國言不惑人懷諸侯以及天下言此九經之字止道政不感然致報禮重百姓勸財用足四方賢天下以此九繼之效也○許謙曰求百工是招深諸工人任司如繼經可以足布宮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須章句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足役此皆者只既一串意足言宰天下之財用足化舜命垂其工列在九官尾工人皆爲冬官漢以來特作大匠亞於九物則古人末皆以工事爲轉尺此藝化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願禀以養之

則天下之君此藝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遠人謂無忘賓旅實盡朝聘諸侯及大夫旅盡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任德之所施者博聽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貴貼天下畏之民下章四海內外總言盡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

九經

| 以本於身言 | 以先於家言 | 以及於朝廷言 | 以及其國言 | 以及天下言 |
|---|---|---|---|---|

| 脩身 | 尊賢 | 親親 | 敬大臣 | 體群臣 | 子庶民 | 來百工 | 柔遠人 | 懷諸侯 |
|---|---|---|---|---|---|---|---|---|

此九經之序

| 道立 | 不惑 | 不怨 | 不眩 | 報禮重 | 百姓勸 | 財用足 | 四方歸 | 天下畏 |
|---|---|---|---|---|---|---|---|---|

此九經之效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侯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 [illegible]

此言九經之事也 陳氏曰九經之事是以一工夫[illegible]齊其思 [illegible]明明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illegible] [illegible]內外交相養也所以明盛服足以肅而不違接之以[illegible] 動是動而交相養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illegible] 日齊明盛服動而不動靜而敬也即自章自成自省察之事 非禮不動盛服不違所以即首章慎獨存養之事 物一有其身非禮不動所以言說聽言之類皆在其中 [illegible]

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平聲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

通攷 許謙曰聽言則知人之道不知人之賢否則不能尚德而與賢者 好色貨則必不能尚[illegible]

相背以事勉故此三者且而後能貴有悳者導自其位所位比光末言
任以事盖宗族且任於養若有才盛則自蹈宜用之前不
敘大臣則不敬是事任意後言令官時任使是以崇意其盡
可一塗取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錄地
利而所收者貴斂之又齊

讀曰餼餼稟稍食也

則民皆數富而愈力矣
如令官貨請受有生羊是內也
即際給折供錢之賴是政也
〔通攷〕曰餼周禮其稍食天官○內正宰幾學書出版入
閭之法以治王內之稟也令均其分其人民
以居祿稍食吏祿稍給考稍食有激之謂
又法曰周禮稟人註稍食謂稟稍也給之稍稍之去声稍上
城三百里稍干
〔通攷〕

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

下其食是也
六物為三等可食以弓矢
弓矢器春獻素秋獻成功事可有功
盛弓物為等貢無物不可之
〔通攷〕
弩以人上稟讀其食而稟之賞乃入其等以
及其弓下以上下食其書亦如之
試以為人乘其為食詠之賞
前節弓葉上言其言而稟乃
〔通攷〕

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

尤善又賞之反反此
試本休考上特掌反
得日速人來全去用有
仿漢之出入關者用儒唐謂之授給
[illegible]

去聲。積，子賜反。以迎之。

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illegible]

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illegible]

[通攷] [illegible]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 [illegible]

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揜之一言誠之意已[illegible]
九經行之者一之一言矣誠之不可言以實理言[illegible]
一言皆以實【通攷】論修身目以其序言所以實[illegible]
心之於所以修身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勸賢[illegible]
身之事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官盛任使所以勸[illegible]
信重祿所以勸大臣勸士自尊賢之等推之親親之[illegible]
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姓百工送往迎來朝聘以時厚往薄來[illegible]
薄來所以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以其實言九者信所以行之
自誠之意推之大學自修身至平天下出
先誠其意中庸自脩身至懷諸侯行之一

# 九經所以

曰修身之所行之
曰尊賢之等推之
曰親親之殺推之

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
所以修身

去讒遠色
賤貨貴德
所以勸賢

尊位重祿
同其好惡
所以勸親親

官盛任使
忠信重祿
所以勸大臣士

時使薄斂
日省月試
所以勸百姓百工

餼稟稱事
送往迎來
嘉善矜不能
所以柔遠人

此九經之目

繼絕舉廢
治亂持危
朝聘以時
厚往薄來 所以懷諸侯
九者皆一 所以行之
此九經之實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音致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四前定字所以中明

上豫字此非以豫言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語錄言前定句句著實不脫空也幾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拈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做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饒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享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出之則不窮矣○通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

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

事豫○

| 言前定 | 事前定 | 行前定 | 道前定 |
|---|---|---|---|

○則立

| 不跲 | 不困 | 不疚 | 不窮 |
|---|---|---|---|

○［致先立乎其誠］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語錄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卻無孝之心便是不誠也不明乎善謂不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又推本

從之誠言定本好以而在皆順部所曰所又以不順親不物亦容之
天源不則之然色明達下當親大發明在見知求親以可致無不無
命頭順身意須惡善道也行上率故善是三為道皆成不知所誠窮
謂處乎誠須是惡乃達若也言誠守善即德先不誠德誠誠然則又
性來親然自格不能德言故修身句即大必也窮身之之身不將曰

**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以後誠物能誠九見上身是釋天孚欲之效意即誠枉自
入親身致如身經得言此包誠命所先用言惟意便道章
從順明知惡至凡止尊則人身之止之立明則至誠有矣肯
之○善貞惡於事文賢言率必性皆其善身於心因道皆
本然知臭事亦九此誠誠非天之誠誠誠誠正亞則言
言民求至難親以經則身意所命以有此身然身身行通上
則曰要善欲信一是言其正存無知弟定推之發而修素包之
備此在之誠友貫在信道心所有也四一言本親止也有上率
身一於所身護之上乎一修發不天節皆素以順誠事誠三下
能可必節明在而上而份則此身言善不包誠定入○身業雖者此
氏以先文諱否身治無者友德而之孚可達也之德許又有處有言
曰不事推諱助不民遺中七齊言上者不道言意言從在誠東誠存
前事親明者好可無矣備言云心文當知達不治則曰明則然則下
言親以誠天諱得所○之親此是曰知善德路民修此言輕然然位
思此成不命不而往道道親一所知夫不九事護身節明事難物知
修曰德可率能誠而曰通此章存天至可經不上必專誠變貞必主
身身之不性如矣不此上則當意而善不德因信先說得之不當下
不不致前之好故通以下言一是此之明言存天事得格來從出言

上說蓋脩道之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法也○黃義剛錄曰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學細論其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大

皆言素定之意

治民　獲上　信友　順親　明善

皆誠身之用

乃誠身之本

此以後言誠甚詳乃一篇之樞紐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上聲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

者實難矣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三山陳氏曰不擇則有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章句

下字後因知勉行在其中○陳氏曰云道大道有數樣分別自以上人言之雖天之命於程不已自元契而利自貞而發元乃古循累無一息之間凡天下之物然誠焉下飛諧物道青黃白黑乃古皆常然不易又知日化月未與在自來万古皆然然一息之差欲此皆聖之貞矣然乃天道之是然也以人道推對誠之乃人分上事君誠人論之則天道本行賦乎於人而人受之以為性流大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流五學誤誠者命之道盡人得天命矣本然無外實理如發故知夫及長知發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即於人之天道此提欲工大處則盡已之忠以失之信厭求以盡其誠矣乃人其道又成聖賢論之至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以外本未道其質無一聖之安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加人行皆中招皆方行得路忠否則選自之學本聖人而不看當行[illegible]於中行所謂猶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氣盡不能然乎請明道理未能澤然真實無字故加有不矣須徹擇造稍大行有不尖須後固執工未擇善是雖新欲理而求其所工然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學[illegible]不為物所稜力行之謂也須后三者並進乃能至於眞實無妄此之道也○誠氏曰不勉而

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illegible][illegible]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
也或錢從容來勇曰參有[illegible]錄於此[illegible][illegible]談矣而率之力有
餘也一又竭躍而不能柔力不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聖人之於道也衆
皆勉強而已獨從容來夫下之大事知何擇善近知困就近
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言以誠德之序言也論
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六後之安誠也可通日自此以前
十六章言誠不可是以天道言夫士文識身是以[illegible][illegible]
言誠所以於此然兩者言之曰誠者者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傳不界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述
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交者入德之事此以不兼
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曰知者者不盛仁者不處勇[illegible]
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患知者不誠勇[illegible]
不懼德之存也此以下見之下章勇盡性仁也所知知以樂慮
勇也博學仁也高明知也然以勇也知施之於思仁化知大
之覆禱知也知即月之代明四時之錯好勇也往往皆言仁
知勇而學此始焉全論字知利行之事得者為知同悅為仁
又依舊先知而後仁其許謙曰第方節上之節皆言所
所以開不學者至矣【通攷】以行之者[illegible]然未然明說出誠
安至此乃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
言下誠字雖以聖大之也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
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
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不思而得

誠者天之道也

不勉而中

○聖人[illegible]之本然

誠之者人之事

擇善以明善

固執以誠身

〇[illegible]

此聖人君子之分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語錄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所頭做將去初細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從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如貴能知之則行如功自易由○饒氏曰學以慎然後有以聚人上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以紫然後有必訂其所學之知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以辨必學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只非貫安於毫釐疑以之而[illegible]了至於差豫擇善至此僻之可謂精矣如見而加以篤[illegible]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違於事爲之者必能失初而[illegible]執所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大理之丁而以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賤其失矣所執如此且別爲何者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不人問則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陳氏曰[illegible]弗措[illegible]學問思辨[illegible]之事[illegible]行[illegible]

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此者曰勇[illegible]實勉者曰誠傳字審問慎思明辨以擇乎善[illegible]以求[illegible]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illegible]措[illegible]以求[illegible]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illegible]之實[illegible]立而[illegible]道之[illegible]用行也知[illegible]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所謂自人一能之以下乃[illegible]思學子[illegible]緊[illegible]爲氣質昏[illegible]者[illegible]

果能此道矣○一句尤警[illegible]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其能者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此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其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

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

莊子則陽篇[illegible]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illegible]

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

[illegible]

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illegible]

事一節理會問[illegible]是許審[illegible]若[illegible]
又思之使自得[illegible]心可也[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思慎也思之[illegible]疑慎也思之[illegible]
析來明人而織之[illegible]疑滯然後措之[illegible]
夫使常上○誠復欲至於至誠來[illegible]
[illegible]

誠之之目

以擇善言

以固執言

以困[illegible]勉行言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弗措也

已百之

已千之

學知所以為知

利行所以為仁

困知勉行所以為勇

已上並第二十章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

縂明其所傳之一致終而措之亦猶是爾傳氏曰比論
右之叙十只武以明道統之以傳先師孔子曰孔子語錄壽中
傳之叙堯舜禹湯武王之道事統之傳孔子先答子張問政繼
之于思此章正此意引孔○誦曰言謂所傳述文子張問周公使得
是文而思此章之事此耳至見第三子十之曰傳章言一仲尼祖述致武
而舜措之則指亦措則是愈可見其所十傳曰或問一伸尼
兼舜之章文成則是可見其兼通日隱或問大章小句為而第
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至此十六章
則曰句費隱兼小大何也曰十章則兼小大皆章大兼費不而言至此
言小大五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六費曰兼章一達而隱道言言不此章
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中此隱曰凡前此小大而一道之慈言九
字包各費一事言兼其大故曰兼小然小而聖人天隱道在之其
其於後有隱節言全者故事非者兼費皆之聖人而天言之孝在上
宇至小言費節言全哉常豈有不包大小隱學皆之道隱言在
人道至小包而小日則皆理中言言者故包隱是而小大之上
費隱也尚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日九曰若故包費隱小大隱於
十六此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小故大曰章費章內語誠在
大小此章居神先言大隱中後言誠故小九曰若大日章大字皆
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章內
日中首至者一六誠字始盡出○趙氏曰中庸一書有之紐之
自篇首章至十六章多事露出誠字乃說一用之說
言至此章說許多事乃說誠字又說鬼神乃是
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許人道說人道身極總詳盡

蚿守哀公問政是三起明至末章復合為一理者也上
結費隱之旨下把誠道之端一章大意重在誠字誠包
費隱兼亦大又一德也如大命者誠之源性者誠之体
道者誠之用中和者誠之所以立用之所以行所以不
偏不所無道不又乎皆而不可易者皆实理之冥名大
婦之知行以神之体物常王之書倫制皆实理之無不
在皆獨二使九經而已哉以下諸章反復实之之義而
貫命性道教中和費隱之極〇言兼曰誠者此篇攝經
分以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之之实理固誠也言人之
实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实之者以誠也天命者以实理
賦於人物之性者人物得大之实理道者道此实理也
教者品節此实理也底雖存此实理惟經行此实理也
未發之中实理之行小節之和实乎之行中和实理之
忽而位育实理之體化中用誠也子也人舜誠也道誠
誠之者也強德誠之者當知是此孔方以乎中庸亦誠
者也道之皆而隱誠之盛乎天誠者在賛之小大皆誠
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固顯之皆仁也仁者大也生物之
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情道以之者本也誠也親親篤
賢誠之而也教等之礼誠自然乎節也達道達德九經
皆以誠行之也豫言前定先立下誠也自治民推至乎
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言明言誠又以实夫達
德二十一章至二士亦章皆明五誠二十七章詳詳優
優皆誠之章也皆德性以下明又言誠之方也二
十八章為下不倍二十九章為不繫以之之事三
十章三十二章皆章也至總而章歷序誠之以至
誠復言天道之誠然隱以總而之向一語非誠也

何一新已二十章已下此詳言誠字
意誠聊備之謂也已下皆誠庸補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
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
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
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
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
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識

哀公問政於生人道教文武之政云云其人立則其政
息人法敏故為之教也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云也
侍化以以尊人之政則所人人以身脩道以仁是以
親親之教以不脩身不謂以禮者政之本也之云
君子木可家賢知人云也及樹功一子公曰蒲行言
美矣至矣所以治人則不能恐之文家國也行立之以云
智云云而知乎身治所之人天下國家曰明誠曰言政
盡此天已畏其曰曰凡為天之成子九教本云哀
侯則能下其祿同公子則不成下者孔也云中於
身道故道所以定自必誠恐下國孔而齊教公本
道學教民近人備也始也明順所擇善親子家國
回子教故化身所敬長誠問行之治以親於也始
齋教民以故所民貴用命民教親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於

此言天下至聖……無所不……不能果……可公……行……獲……業……答……闡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性……天道……此語錄……性字……是性之謂……此謂教……字義不同○饒氏曰自謂自之誠性也明者與……此首章天命之謂性……於字義不同……已指誠言……之謂全之於性……指之誠……者予……而言之……教……明者……誠……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illegible]

自誠明而後明……行教之道……至者……明之……誠……聖人……德……

[illegible]

天道人道
- 以聖人之德言
  - 自誠而明—謂之性
  - 誠則明矣—所以性 〇天道
- 以賢人之學言
  - 自明而誠—謂之教
  - 明則誠矣—所以教 〇人道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〇語錄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饒氏曰此章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illegible]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illegible]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此下二節又分別天道人道[illegible]至誠無息章只說天道不說人道蓋人道至此[illegible]

涵泳

能[illegible]曰自十一章言[illegible]而[illegible]則道未易[illegible]亦高矣後矣而其要有五小而一家大而[illegible]及天下不過此五者知仁勇三者則體道之[illegible]入德之門也自此章以下蓋申言之至二十六[illegible]知仁勇之德而誠之之本〇許謙曰此章以後[illegible]是指心而言推一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又[illegible]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illegible]下言明問誠矣此說[illegible]明之誠同入聖而來賢矣門明字不同第三箇[illegible]

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於我而爲性者字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則之說知之言行之事無不盡也言[illegible]許謙曰兩章性字不同前是借所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察謂盡其理之詳由只是自然由之之謂精以理言粗以事言巨細精粗猶言大小言理無毫髮不盡知行皆極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去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此

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語錄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眞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讃盡心之事卜是般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盡己之無於在己在則義於父子則觀之期盡人之性而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亦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與他說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个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添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此如虎狼殺只是皆而殺之雖而遂之○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閒幽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道曰天命之性本眞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眞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爲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參之無不盡女之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爲三矣

能盡其性

天道

以行言　以可言

能盡人性　能盡物性　可贊化育　可參天地

自誠而明之謂[illegible]　自誠而明之至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道間見迭出。永嘉陳氏曰：道理散殊之無盡，如何立定，須能只合深章體認聯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形著明自以成有諸己，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極。○語錄：動是方感動他，變是他已改變，變則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跡；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跡。[illegible]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

欲曲之改言之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七到其極也看悉字各字要是一推致各是各言曲由無不致則德無不實[illegible]全体而矣不致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語錄全誠所[illegible]只掛[illegible]

多是仁氣質剛發兒其止就發其見一義資見溫次學於其此者未

致之以是仁[illegible]非剛[illegible]亦[illegible]其見氣多貧[illegible]所[illegible]善人[illegible]氣音見溫次學於其此[illegible]

人致之心造其氣[illegible]發[illegible]就[illegible]發[illegible]見[illegible]不也發實見如見[illegible]充[illegible]用無就其此[illegible]

提發曲而然不[illegible]子[illegible]禮處[illegible]其發[illegible]此[illegible]發之見心推其[illegible]而致善[illegible]曰推義之[illegible]四致不也[illegible]語[illegible]其可如見[illegible]

之初[illegible]推之孟子[illegible]曲[illegible]善則[illegible]於[illegible]其[illegible]發[illegible]之[illegible]比發之[illegible]悉[illegible]○見[illegible]通[illegible]而[illegible]也曰[illegible]

全體只是一之全[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其發[illegible]偏之[illegible]悉[illegible]推○見心[illegible]一之通[illegible]上[illegible]句之○[illegible]以語[illegible]其[illegible]

則[illegible]實通平[illegible]則全[illegible]曲[illegible]善[illegible]問一[illegible]一[illegible]若[illegible]屬[illegible]上[illegible]句[illegible]生[illegible]曲[illegible]由[illegible]是[illegible]能[illegible]有[illegible]

能若誠屬但不句若則屬曲下能有意○問一[illegible]不誠知若下[illegible]先[illegible]

非有已其不曾子却是下句能有意一○[illegible]顧意[illegible]不[illegible]至以知若[illegible]一皆是先生則曲曰[illegible]也[illegible]

矣○段有王已且曾子曰至致誠一有一問不推之[illegible]者至不答[illegible]

蓋發明子[illegible]孟[illegible]

之[illegible]發明王氏[illegible]孟子曰至誠未有能動者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進語[illegible]探[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知動為之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誠[illegible]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illegible]則不動[illegible]故善者[illegible]而之[illegible]善[illegible]未[illegible]有[illegible]化[illegible]則[illegible]陶化[illegible]

之功深能化貫与至誠相[illegible]誠之化无待[illegible]動二

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斷[illegible]道之斷有發之斷[illegible]動之斷

初雖夫子能之先師曰惟天下至誠有上章五字[illegible]章

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誠發[illegible]同[illegible]人之文

至誠所謂又其成功一也許謙曰三誠字曲[illegible]有誠一

故亦与聖人竝務至誠致

通攷

曲之誠也誠則形積[illegible]曲[illegible]

誠中全誠則与

聖人之誠同

人道

以發端言

以造極言

以至妙言

致曲　有誠　則形　則著　則明　則動　則變　則化　能化

自曲而誠之端

著明而誠之效

此動而誠之極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妖亦作祅孽魚列反說文作蠥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兆朕萌芽皆發之先見者蓍所以筮龜所以卜

【通攷】許謙曰此言聖人盡己人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於恐作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非又只說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凶休上見此亦是中庸也共有於怪又曰禎者貞出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端正告之祥之爲言詳兆天發將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衆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縱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於孽淡文衣服豫誠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蝕之怪謂之蠥又草木書之旋又曰災祥明者卜筮驗光明白者人亦能死之但逝須如此哉乃如然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兆至誠莫能也蓋當中亦在稱禍之感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感如此者則言上何不相發尤見至誠之如神○趙悳曰周礼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號筮始伏義成於也三尺未闡其人大戴礼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蓍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蓍筮筮者卦者皆坐卦者生左卒筮卦者始書爻於也卒書於感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不卦以數是也用礼式以

卜師龜人菙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菙音隨荊也周
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illegible]龜之各[illegible]策傳龜之夫
八[illegible]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illegible]家不宅其[illegible]龜禮大也
士祭筮而巳則大夫无守龜藏文仲居[illegible]以為不[illegible]借龜前
凡乘皆有文在腹下火為龜之觀其墨光春為後左夏為待
左秋為前左秋為前右冬為後右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龜
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illegible]契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致其墨然炬比鑽契灼龜之木比其後右[illegible]
之類讀如字戈之謂有繫帛者則卜[illegible]
龜發計占之中國有大事皆先卜後筮
筮不出龜[illegible]之積龜積以大事[illegible]
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廢止无傳矣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左傳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illegible]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illegible]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大禮不[illegible]何以能久高休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事不先何以能久高仰[illegible]近亂替近疾[illegible]
主其先亡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猶其如此後事以證前知邾子[illegible]則至誠之前知可見矣

凡此皆理之先見(形甸反)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聲)焉 至誠之道可以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善亦

誠之明處誠无不極而明无不照也祥孽皆見或見著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在躬无一毫私欲之藏故志氣如神使之○明鏡氏門聖人有清此形影來便知之幾其人者如龜四體所以莫非善所不善之道曰知其神之至誠者學者亡之幾人者皆明所以无善不通之道曰明則聖人通亦即能知周子通書所謂誠無為幾善惡故靜虛動直故幽明神但通書所謂神即精故明神應故妙故神所謂靜而无動動而无靜神也言誠自第十六章以用謂之神此章所以為鬼用神謂之鬼神聖人之至誠聖人之始彼言誠者神鬼神此則言鬼神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以加鬼神也因此言聖人之所默實相承云

神謂鬼神 无此四字只因上文言

至誠前知

| 將興必有禎祥 |
|---|
| 將亡必有妖孽 |
| 福至必先知善 |
| 禍至必先不善 |

○故至誠如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語錄誠者是个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个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此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萬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又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个草木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榦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然自實有底道須是自然底道理然此須是人自去做始得○通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以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是了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善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者人之所當自行自无此實心而向能實此理故章句與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頻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此以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說正生於便以誠為己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實誠自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況試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實者是之終始及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合下文不誠物物若子誠之為

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之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
自成者爲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爲用亦可尊詳任人蓄
知之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
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則以心之實爲本而道之行爲用
又何疑
之有
通攷
程復心曰誠是一個眞實混成底物性其實故
示从有盡爲參其間須攷碍遵器丗詳當自得之
許叢人敍盛必貴心氣矣无妄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
道故曰道以理言用也○吳程曰物之所以自成此言大命
之性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循
其性者性故云用○何濟齋曰此章指君子誠之之事喫繫
全在一自字上此爲己之斈也○思闢之先師曰誠者自成
也而苟自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爲
己之斈也若米與實無安求以自成其己即是爲人故章句
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文
自字言之米是一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又曰而道
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
言心具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
也故下文又以人之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
以用
言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斷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兩盡字是釋終始之終字故人之心一

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語竅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為未有无此理而有世物也大意若日實理為物之終始无是理則无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此二句見送說君子誠之為貴謝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固從說若不誠无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个人不和方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辭誠若自成一句不誠方物已見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忌也有竟得前後文亦於德○除氏日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无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万物生成自古及分无一物不實言人實理所為大而覩之自人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不實觀之亦然以一鬥然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光亦各就一并禁論氣實行到此則流開氣實消則花謝此物之終始皆是一个實理如此不誠兄物是就人心論此人做事自首然笔統是一个眞實心方有此事若送心間斷消成此事如不做一假如察義云其豆之也致以誠至已微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察之終始皆一貫實之心則察之為物方成一个物而非處說若季氏察盡而殺倚以臨察[illegible]許謙曰斷之察始物首非自皆則是不誠與不察何畏[illegible]不誠不字就人言○[illegible]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下是說成物○只程曰亭句故人之心亡有不察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心在人之實心

釋終始無物一句如或問中所論不違仁是也蓋人之心以下又繳歸上文謂全其天命之本而違貳字出之道也〇思聞之先師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君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物字又以於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无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人之心一有不實釋不誠一字則雖有所為亦如无有釋无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也蓋人之心能无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无不行矣是申言不誠无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見形甸反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illegible]

誠須所以成己然在我有貞實无偽自能及物自成[illegible]盡仁而无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合得其當故曰知〇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万物豈不是成

之不事自此已合也可乎時互爲善言李之成道指以仁商戶宜物
爲誠也行实也內分據時字爲用知主不知物其之君知時禹善之
貫則誠之理誠外言曰中即体成主於舉也而下宜子之借稷融成
此心者道誠之之之德之時用仁知知知知合說是既德之纖微已
誠一物者者爲道則誠中中愈成仁乎也君內合事成則宜冠洞成
之能之行此道也曰之○之見物主忠教仁外內說已貝○之達物
字爲根此理本合成实謂時其皆行之不後之外成則於餘義一之
如有幹者之自有已理氏性性以李言勝者道之物便已氏否以道
前物是也实道兼仁可曰之中行与主仁以也道○以性日曰貫無
章知乃躬也於總也由誠德之言教於也成○見起時分成亦之不
誠無事行实已之成日之是所故皆行与物又得頭措之已有而備
之物物於有比意物道体未有先以故此言曰誠說之內成此然放
皆矣之已誠此先知○爲發而仁如各言成知不誠於乃物意也能
之是微故已爲師也顏仁之無後言就仁德皆但自物合已須○合
誠以始曰故已曰合氏誠中內知故其知之仁成成而內与知問內
之君撥自曰之深言曰之時外仁先所君知先已其無外物仁時外
誠了終道自李辯之外消措之爲知垂貫也者道下不而須見措之
之公而言成此此則成爲之殊体後而朱○以不說各爲有內之道
止鑒無皆率天章日物知宜者知仁有子通好但成得一內外宜而
君此間自性命誠性也誠是矣爲知實以日李自物其心外合異守
子而斷已之之本之內之發特用爲主子子言道說宜道之然顏待
事以若分道性自德成实而措二体之貫貫入又道也理殊後子詰
也誠也內躬見成也已理合之若仁分之曰德能自將所而有關之

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成已而已也誠自然已則必成物性若方物之一既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但言以不謂成成已所以為仁而体以立成欲所以為知而用以所成已而不成物是有誠而無用矣仁知乃人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已之仁存於内而道自行於已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能固無於外之性所以合内外而同一道性誠亦成物豈彼自成而此道亦合内与外豈徒自道而已既能由体達用由行合外則見於隨時以舉而措之者豈不皆得其宜也皆由成已之仁發爲成物之恕則知固自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欲是而生而義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之皆矣聖遠誠誠曰前自成謂自然而誠後自成謂理之措用也自已成就也仁智皆性之德合内外之道此時措之宜即時中也性之德合内外之道於仁智言○程復心曰成已仁之体成物智之用○何猶齊曰合内言外而然仁智者誠此○愚謂之所曰誠者非特自成一已而已比又所以成物也故章句以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之自成則内然又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以釋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章句以仁者体之存知者用之發以釋之成己謂說後為仁以成已知則道治以成物也性之德也皆誠之成已成物故章句言此皆言性之所固有者此也合内外以措之措仁知故章句言而然内外之殊者此也故時措之宜時言以一也以身成此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而時措之無可可合言之則揣而已矣物章句言既得於已則是於事若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章句之謹嚴又如此

誠

以物終始言

道者自道 理之用

不誠無物

以合內外言

成己仁也 體之存

成物知也 用之發

時措之宜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通攷 黃四如曰誠者自成章重在誠之爲貴[illegible]

[illegible]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陳氏曰[illegible]○饒氏曰[illegible]物久則長間斷自實自既[illegible]至聖人之誠至故可誠無至誠天地只是誠然至不至○通曰[illegible]得不[illegible]人之誠有至有不首句上[illegible]有[illegible]故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然十六章十二十章至二十五章[illegible]字[illegible]詳焉此章[illegible]物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illegible]之先所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知盈反〕驗發於外也〔語錄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徵驗○陳氏曰道理實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睟面盎背之類是徵驗〕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語錄此是言聖人功業著形處諸家多作進德說節次○簡註此驗是言設了皆復有尚以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語錄久是說此謂了裏說領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陳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迫故二者代之治長遠如二帝三王之治其勢悠則其勢遠五霸之功皆是促迫故其勢不遠之義〕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語錄呂氏說有如是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此則其積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為臺中觀須用大做根基微辭簡反不以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illegible]

故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illegible]

久是誠積於內則徵則悠遠是兼內外積於內而見於外[illegible]

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語錄問[illegible]

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illegible]

曰此所以為物至也[illegible]

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成己[illegible]言聖人配天地之道

學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illegible]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楊氏曰配合也与孟子配義与道之配同○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体以

德言○饒氏曰此章以博厚居高明之前仲尼以持載居覆幬之前何也曰博厚持載指仁而言高明覆幬指智而言以入德言則智先乎仁以成德言則仁先乎智也博厚持載之仁所以居高明覆幬之前也而悠久無疆代明錯行又仁智之勇也汪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乃天地之無疆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饒氏曰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曉無為而成与悠久無疆似不相貫曰悠曰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為能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通曰无息便是久久便自然徵驗於外不息則蓄淳深者久也發久成物是發於外者久之悠遠甫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若其博厚高明未以能久充他不自有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若以故溢於外者亦以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云博厚高明猶人之形体悠久猶人之元氣有行無已章成已成物誠之若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曰成物曰无疆曰无為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悠久而言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

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不貳者一也一卽誠也推其盛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先師曰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音元鼉湯河反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声卷平声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振之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累魯水反）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語錄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地天底也只是天○辛此至躬而言之則其功效氣象自是如此○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驗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純）於穆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

深遠難則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爲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爲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總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文王之所以爲文非把文王之盛來詠狀乃是文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作如此分發玩味意了然矣前之不貳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也雖專言文王實皆一文王以繫附聖人也○通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末此之遂曰不貳說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天之所以爲天也

右第二十六章

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 許謙曰二十一章言誠明明誠 繼二十一章天道人道而言二十 二章以後相間言天道人道前言至誠與天地參次言 至誠如神此又言不息然天地所以起頭與若箇故字是 繼二十二二十四兩章言至誠此下二十七章連 三章言人道三十一章下連三章言天道次第極明整

言天道也 饒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天道○按饒氏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尊而歸之聖人亦猶前道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其公共者言之人道人皆可與之而能行也言次皆言聖人之道蓋能体此道者聖人所獨也○許謙曰此章當分聖人道學者看 黃紹曰中庸為傳道而作多君子之道蓋自後半篇自成德而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語錄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之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功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

天以道之躰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旁薄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躰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去聲也

語錄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礼儀之上者盖言道体之大散於礼儀之末者如此曰得之○礼儀便是儀礼中士冠礼諸侯冠礼天子冠礼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旋皆語大而非語小者盖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泰山之高以衆士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

待其人而後行

此結上兩節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語錄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聖人之道
- 以優優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 此語其小
- 以洋洋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 此語其大

待人而行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火熟物曰燖以[illegible]以淋二[illegible]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

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録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爲体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尽於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万理具致知則遂物皆當理會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語録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分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縱汨於人欲便卑汙矣○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循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辭覆太思謂二者雖惣説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爲意所蔽則資大矣已被塞塞了欲則不正於意而爲物所皆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上声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語録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處事立心超乎万物之表而不爲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尊重培其

布襪月一般人實足敦學誠樸然或箕踐了以為非是不

崇禮皆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為之所以忠信

之人可以學禮

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語錄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

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之

大者直足難守細須又兼窮泛若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

課論更不務致知詞泛然無齊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

管要識恐皆矩要不去行如此則○空雜所事○陳氏曰存

心以極首非之大應前詳詳一節致知以盡道非之節為前

優優一節尊德性見尊崇此心之理是力行工太道問字是

致知工夫○通曰讀此者性性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

遂疑高明溫故知新為知殊不知章何但曰存心致知未費

日力行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行出

大李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未後五節所以

涵義本原之此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受是力行下文有

日非序心無以致恐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illegible]實

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躬至大心躬本亦至太尊之則[illegible]存

此心之太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太恐未便說到力行涵細以

為存心不過是存其心躬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去字理之

當然皆恐躬本自賢大不以私意滿之即謂之養心存太自

高明不以私致累之即謂之據已知者溫之而涵存之求虛

已學者致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

之貴太自具精微之理不享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

小是至致矣問德日不曰性而此章古許自篤者無於事庸之穎明
者四大齊問之性上致而以行以子行以兼乎要問能理中外形自
此皆之大問功以言知而下之謂思子後行此之非容之庸有新有
入皆也極於以篤至下曰皆莫恭所思提而定存粗所當即多意中
事內而高人充本道以以有先勤言於起言矣心謹以然是少於脩
難問疑明率其然米字約而於奉末此中非不不之不若精節事之
各率夫溫率小性至則此字致於發以庸十以大率可也識又則則
不以至故於大難德重愚見知之之道言分矣故問不盡之不不不
同充道教已之同不在謂得此意中中者細其用所存道極率能率
然其之學致德有疑上下存以其也肅凡密中力能未無致則知則
致小大見廣然非此服而心道引開偏七不又不悉心極究不新於
齊德者四大後率言謂字致中孔此爲皆可分自所躬於其能難事
大於也者至本不德非則與庸子所率孔也知謝以之至極崇溫易
以至盡皆崇求充根存重是篤言謂問子或与不不本大一礼故有
行小精由礼不故於心在涵率中德致之曰行自可然而而雖亦遐
言之微問入道既性無下事問脩性知言書若累不者無已敦不不
盡也道率者而尊以以服末之皆是之也以致足極道外余學能及
精而中以道脩是欲致謂於事已於事中中知矣夫躬非凡亦以之
微疑事充問德性指知存敦何發成何脩庸工涵事入識此不盡謹
以夫知其率之又德也心學財之慎也之名夫涵理於匯皆能指故
知至新大之方以必の不樂行中恐愚道自其乎之至之推以嶷之
言道崇德日始由朱儀可礼字於健謂在第中此當細智極道數中
極之礼於此備率尊氏以不德學印首知二切教然而禮其中厚有

高明以知言道中庸以行言溫故新新性以知言功學崇礼
皆以行言其實不起知行而讲而已即前章明善誠身之真
而充極之者也問章句云尊德性所以極乎道修之六然道
躬之細者亦不外乎德性之中道問學所以盡乎道修之細
然道体之大者非學問亦所謙同尊德性道問學總下
知以充之使極其全 涵泳 四句而言人小相資首是相
惡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可君言
下四句尊致極溫敦五字存心工大道益道知崇五字發知
工夫○吳程曰存心則一念全方理具所以爲大致知則逐
物理貫所以爲細○何溶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加今世
祥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知今性俗學本末兼該精相串節
此所以爲聖實之學抱○董奔曰齊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
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聖人之事言尊存
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事之言○道節曰大學致知广
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虛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未子又以致
知君存心後以知行分先後則道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引存
後以大小先後則先存心体道体
之太然後知以盡乎道体之細

脩德凝道之大端

尊德性

存心

致廣大　極高明　溫故　敦厚　盡精微

所以凝道德之大

道問學
致知
道中庸
知新
崇禮
所以凝道之細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語錄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肯放與如與賢與能之與○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幾先占便宜如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些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先師曰引詩以證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遇之時而有是言歟

通攷

許謙曰前面說許大工夫及說身上收功效如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足是得理極分明了行事恰只中節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

賢道之效

以其大言：居上不驕，有道足興 —— 既明

以其小言：爲下不倍，無道足容 —— 且哲

以保其身

以上係第二十七章

皆言人道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饒氏曰一篇中論問學之道節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陳氏之］然未日自此至二十九章始言禮禮者所以其太過文其不及而歸之中也前三章言中庸此三章言禮至此而後定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灾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而欲復古之道烖必及身時不可爲自用自專上之所爲也今世欲復古之道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遺而引此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illegible]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說記云禮也度

品制不字活字度之制也不正以語錄書名每歲書使名是大先度字行人底之名字屬易功得行天差下所

考遲追字宇是之與非正不看以毋錄歲使大度先考文取人底之名字屬易功得行天之差

氣象遲王規言字作受之制也不正

度有王規一者遵守改正不考其之行差

則曰吾一者作念改王正不考其一制須度也先

有敢自語而使賴服子

者取齊自作遵而之改正歸一

形是敢比一之載欲正

通是書禮讀之官大裁成正

暫通周書禮讀之大天意思成過有先益

史掌史書各秋官聲大行是方先有益

故曰史字各于聲四方音文人名者

故曰禮名可辛議之文字同制故曰此度字可制者也書同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

天下一統也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戚文統皆文之類如考文上下行制度禮

文節皆文之賴如考文上下定民志

如一文也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其行之故其次序之體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語錄有位無德而作礼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礼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礼所謂居今世反古道三即議礼制度考文之事議礼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語錄言有宋存焉原見杞又都無了所今存於傳中宋猶有些商礼在○饒氏曰無德是愚无位是賤作礼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礼制度考文導指賤者不及愚者何此曰此章為居下位者言故於賤者得詳而末引孔子作酋蔡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礼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礼吾亦從周礼蓋有德無位不敢

作禮樂焉ゝ通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凡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巳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故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徵遂而文籍猶有存教或先哲周猶而賢者僭有存就孟曰文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其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以下文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斷不從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從時王之制此所以爲孔子之時中也

此以諸侯以下　禮樂　言之盡小德也

以德者言　以位者言　以時者言

有其位　無其德　不可自用

有其德　無其位　不可自專

夏殷無徵　周制當從　不可反古

皆取災之道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文獻不足徵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方氏曰[illegible]

程子以上焉者爲三王以前下焉者爲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曰上焉無徵則夏殷也證已言之下焉者雖善不尊舍孔子誰當之[illegible][illegible]則其善不足[illegible]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三山陳氏曰上乎周[illegible]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疑而不信下孫不違如孔子德非不善矣不得尊位以行之[illegible]亦將疑而不恬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 [illegible]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語錄此天地只是道謂吾建於此而與道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己往方來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通曰朱子謂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所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無民合建諸天地悖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蓋大悠遠而其本須只在人主一身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此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必以本諸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爲之者其末也必不兼身者辭矣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語錄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言後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兩句之義○

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世世也道

行以○潛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之心○饒氏曰上文言質鬼俟聖百世要其終也此中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陳氏曰在彼無惡是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近之則不厭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是爲天下道三句意有又總之

結以求終譽蚤有譽尚易永終譽難○饒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本其始而言不必有下文自

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是也○陳氏曰引詩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求終譽謂徵諸民庶幾夙夜以求諸身

也○饒氏曰此三重之義禮制度考文三重之可指考文議禮制度而言之說以重道尊崇言二重之謂指

文而言有以重道尊崇之說

德言三重也庸此三者以王天下然後寡過夏商無徵孔子
不博特王有歲与尊所次若善地自君子之道本諸身至序
也以侯聖人而不戴言以如是而後盡善三重之意巳賠詮
在上章有其位居尊有其德足善尼不足徵是無微永終齋
發有齊即所以明章首通攷者誠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本
家過之意發猶遂也三重諸身一句是徵力處下五節皆
爲游驗君子之道部上自有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
以本於此身之有德則德上下五者之慈若下五者不總是
身無其德則用力以脩也[illegible]文四句下而明句如上謂既神
至人二者蓋是神乃天三氣之靈[illegible]見神幽該天地一句而
以如天結之聖人即該所王一句而以[illegible]人結之於舊二王
之後助祭之詩引之則遠諸在後無照既遠之有望之意在
此無殺即近之不顯之行言君子德疏道行民之致綦發闕
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illegible]令諸身以下六其比一向措齋日
引詩無惡無射所以詳上文而結
之此令闕令望所以者於天下比

此以王天下者

本諸身

徵諸庶民

由己以驗於人

君子之道

考諸三王

由今以驗於古

建諸天地

由顯以驗於幽

知天

動為道

行為法

所以有譽

盡大德也「質諸鬼神以俟聖人」知人 言義別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

運襲音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語解

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不安○
陳氏曰前言堯舜之道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
辨文文武之法三之道也宗周而備之道堯舜人道之法之
效法聖人之法其子自然之理能東西天時春夏秋冬之
四時定之理子謂此之法水至周東西時其四大聖人不因
其一食迅烈朱子曰謂此求以上下末言其律天乃如事
時不而天乃變其變水土得木溫用加用行人
中天安之如止行行上內當可將其道以其時
也中安之則所行比以內言乎於此可將其道以求
以律安道貧所以也比以內言木可當之以求
補天大之則言事物物此者外此之此
理本得若則食事物未內為此外外此言
而為大乃當事物為求土小則日中仁言
此而成以往然不小方氏則中之人
之平大成以下二向宮以伸尼明之襲
字之貫乎古今下二向宮以伸尼明之襲○通曰中之一句字言

堯舜始發之旨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宗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而於水工曰下繼使見夫子之得中遂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該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何言也律天時効不時不食足末夫子聖之時是本兼水土如居曾而降摭是未安上教乎亡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未而言也貴因充日聖聖相傳者道自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述宗而法在其中道之所寓者德德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道在其中術王一中備也天時天運行之節夫子後天而奉大渾所以上律天時律即法天也水土地生成之常夫子安亡教仁所以下襲水土天也一中備也既法帝王又法天吮所階中庸而已○能曰此言夫子依聖工夫祖述心言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舜其仁神尼祖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六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如義本末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時與此宋也然之土一定之理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自然之理見於一定之理則約外兼本末該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明日升則月沈月升則日沈

此言聖人之德饒氏曰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之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

明曰此所以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一句以陰陽之際行言【通攷】黄四如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避錯之時錯行代

明道変通之用譬如以下四句夫子志天此祖以攷不違不底意思夫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傳學則繼不

哉夫子兼天地覆載常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之育万物有榮許生滅而夫子道内生意常自於日月四時在發見悠佚而

夫子之道並万世不悖是夫子為大而天地為小○然未曰就後所識者上一識是言夫子之德与天地之全体同其大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音佩）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万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以序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体此言天地並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万殊者也大德者万殊之聚於一本者也）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形甸反）

上文取譬之意也

語錄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敦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夫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体小德川流是用大德是心之本体無許多大底小做不得小底出來○通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体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何以為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然謂夫子即天地而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

通攷

黃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所謂大德者夫子得是道之体如與下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粗迹意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熊禾曰此下一截是言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此天地所以為大一句是揔結上文

此言仲尼之聖
仲尼
祖述堯舜
上律
下襲
小德大德之充
辟如
天覆幬
地持載
四時行
日月明
物並育不相害
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
道並行不相悖
可見聖人之德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通攷】許謙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而譬如既以天地比其經文以四時比其錯祖述憲章即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知如字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饒氏曰章

句以四者為仁義禮智之德知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
文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
知又是小德之大德■屬耳明屬目睿知屬以睿則能思知
則能知思隔勤規之為也知屬靜觀之為也心有觀觀之合
觀能無樂有所末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觀能義丼其
巳知則存而訓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數○以氏日
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發分仁義禮智說仁則變量寬大
故曰有容義則條執年周故曰有執禮之莊敬而巳故日有
欲容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發
分條貫說求先師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依
故見於有溢有容有計謙曰聽者無游不聞明者無游
執有發有別之用也不見書者無以逆智者無游不
知此生知之聖勢下四者而言量其容質也貞審太洛優尊
溫溫和求順於此仁也者度言見齊足以容物故日有答
發奪起強有力明不死殺堅忍義也義則謀守堅囧故曰
有詩義以之其非究之窮中無不及正不偏不偏中正以
臨事言此禮也六理密祭知也言其成德又日臨者
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此無物然發足以臨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泉之出有本源也溥博淵泉四字

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

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溥博

淵泉而以時發見於外也則仁發見當則義發見之類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說音悅見音現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說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特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斯必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當非德之[illegible]及此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以至德之聖言

聰明睿知 有臨

寬裕溫柔 有容

溥博

民莫不敬

民莫不信

天下至聖
以四者之德言
- 發強剛毅　有執
- 齊莊中正　有敬
- 文理密察　有別

淵泉　時出之　民莫不說

中國蠻貊　莫不尊親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此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總乎本体者則此爲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爲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必二反）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經之君仁於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

通攷　許謙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率總相合然後可以

綸之分也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
經之緒也合而言之父之細要必盡說說之仁君臣相接之
隶綮矩之義其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
大小莫不皆然此臣至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賦在其中
又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
流出不須着力去做底意思
之倫以經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
之經已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渾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其
與之物合交契渾聖一体所謂知比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扶豈有所
倚著直略反於物而後能哉語錄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
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知此如
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
人倫之理更不倚著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人偏欽讀
是法則此身在這要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經綸知有說於
以何用京他物直細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是自不纔心力
去思德能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謂更閉心力已
問中庸而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日更不有一日知
化育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發萬凶禁將出去故盡
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丁問能
上去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務一息之不

中庸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饒氏曰天渾是道大本
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綸于本之所自
求也○通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以命曰性曰[illegible]由體之
學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
而後曰命所用之費而原其難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知
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
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
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
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夫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
之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本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
立字不是用力字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語錄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
管盡矣○鄭氏曰肫肫懇誠貌程氏曰厚抱呂氏曰純至之
義之一云渾學無偏斷之貌○皆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
細經功不可有急迫探切之意○西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
配為綸大細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
以
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
人陳氏曰帶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以誠之天
也地句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其
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

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發一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氣則是之應用而法行要即是命其与天地之理一也以曰其淵其六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illegible][illegible]許謂曰前言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爲一矣[illegible][illegible]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以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大真是淵淵也如之而已又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發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声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饒氏曰固當爲固有之固即本來之義也

○玉溪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先須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道一並即而此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変者言聖在指其爲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天下至誠。
立、大本致中
○夫焉有所倚。
淵淵其淵 以立
非聖孰知
大德敦化、
知化育 窮理至命
浩浩其天 以知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語錄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云云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都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聚非聖人不自知也○蔡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体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爲第五大節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蔡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懸序者恐學者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謹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盖再叙入德成德之序此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裳」。褧、絅同，襌衣也。語錄襌衣所以襲錦衣者襌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絅者與綮同是用綮麻為疏布為之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去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蒲卜反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君子為己不求人知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揜如尚絅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中小人為人推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諸然實若虛有與實然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名無實

能有常日亡然矣常情淡薄無求而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溫厚渾論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絅闇然意不斂文理皆錦之美實近中意也○語錄君子之道不求暴著於外然曰惡文之若自有文在不是無文也○陳氏曰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絅者不求知於外

遠之近見形甸反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本起語處說來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語錄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說裏來○知遠之近風之自裏表而知其化知微之顯由內以達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爲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治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治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其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先師曰下文言謹獨志已萌於此徐潛生曰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六章顯微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與理相涵理與事相貫能知此心之顯微而須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與鬼神造化相爲流通尚何彼此之間哉○何潛齋曰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

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通曰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爲君子小人者可見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爲君子小人者已具於存心之

於淡而無味者最長簡而無文者其文自章溫不求其理而理無有不合於倫理者此君子爲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文而當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乃庸既卒其亦心之始而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雖少殊此學者不可

不細 阮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悉井反）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而引詩）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人所不見人所不知此已之志句已所獨知此々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此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熟須無一毫歉疚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文中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已之所不見處又中言首章戒謹恐懼意）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詩）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語錄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言其效（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通曰上文引詩但見享者有為己之心此而引詩方見卒旨有為己之享省章言懦獨此言人之所不見處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㬎之多則是即中德有可恐之恐敢必無必然後然恐此為之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盡勤則有可嘗說亡動而發即是戒慎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則此不言而信別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說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發信與下文篤恭指懲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以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歸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以其為己之功可謂密矣）

（許謙曰尚無幾此戒許化室漏室西北隅上為謝數以通明則其不反昭人處其地則狀獨人不見已分曉已亦自見不分曉視在爾室中尚漏之下無錢誰自謹而無愧于心以明不睹聞發戒特之意）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鈇方無反 [illegible]同鈇

詩商頌烈祖之篇。詩四引 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莝音剉 則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有謹獨成德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詩五引 不顯，說見二十六章。言豈不顯也 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以為眞幽隱不顯 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式集不顯二字 一廿八章首別 無此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綠自章首尚絅之云，前章末 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為一，後顛前章不同。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中[illegible]不[illegible] 字雖無人之境亦[illegible]學 其恭 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謙 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為己[illegible]求

人知至一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題三節說不說致敬於己功不
見更而的說不待言說而人自此通乎節不顯篤恭於己有效
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引詩亦引於上文言無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言其效也惟其不言謂所以
而人自敬之有不賞而勸不罰而化者推其首章故致和篤恭天
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後其勤敬中和篤而恭
也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中和之中而天則和其中之效
皆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之已之愈謂之平深之和篤
愈遠如比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出不天德自愈
始有不可測者契之中者性之德不故德而發自平
貞恐不比於吾至其然若發時有然之密此中其成
且敬灌可以焉德之未性之有自深之恭不
篤恭此是於焉經閣容之無戒權而也下所以
文更引所詩不可形迹大而是篤恭工為不下而致
其有義原一謂過無下可此顯頭尋者篤之
此義備義篤一無平於言下於於之
不頭其敬謂自學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音由又音酉

詩大雅皇矣之篇（詩六引）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

以其不大聲與色也（以與古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詩輶輕也）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倫比也）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八引詩）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語錄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声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爾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微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隱而推皆是也躬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字一句字者能如此收致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皆獨之善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盖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声無臭然之○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盖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向外）

面一節收斂入一節首約到裏面無声無臭與此與首章實
相表裏也○饒氏曰上天之載無声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
反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工氏曰此亦是結首章
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先師曰上天之
載載訓為事雖本毛註然以未為的新定邵氏曰載猶地哉
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声無臭亦有味然了如測微
為始尤為的當如書勝載自毫自暮載之載皆始也上天之
始即無極而太極之初也向声之可闡向臭之可沒哉○通
曰此章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故之言
恐辛者發於高遠引尚網之詩言下辛立心之於綜之以而
欲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昔雖伏矣亦孔之昭以
實之自慎獨說歸成慎恐偃而結之以不動而動不言而信
弟三節承不言不動之語引詩云德言不顯以極其淡如此
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声無臭以形容不顯之
妙至如此朱子又恐辛者因無声無臭之語所又發名高遠
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為至之盡所引之
詩伙有等叙然其妙非杳其皆然之謂非重無實誠之謂也
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端字說得實
闕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處一天字
不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北此章結未一天
字要其所成也慮之哉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
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爾
是無声無臭之天則吾不顯之德一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
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衞提此一中字即周己所謂無極
而太極也未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
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

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篤至
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篤敬之至而已彼首聖篤
之所以成始成終也故[印]詩曰以無聲自形發於不顯
此書以慎獨戒懼終焉之必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
而曰上天之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其一十詩之慎獨又於此
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以而文為此
一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感應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詩
亦渾然則不顯之妙此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曰
中言天之道無声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臭此德本不可
以声臭言之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
亦如之聖人即天也
此一句亦不是虛引也

中句九十三

中庸要約

以德之容言

淡而不厭
簡而文
溫而理
內省不疚
此為己之事
此慎獨之事
愈進愈密

以成德之容言

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
不賞而勸
不怒而威
不顯其刑
此戒懼之事
此慎獨之效
此戒懼之效
第三十三章
愈深愈遠
乃篤恭要約

篤恭而天下平
不大聲以色
此不顯之妙
毛猶有倫
無聲無臭
此不顯之至
愈深愈妙

右第三十三章　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芳服反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通曰右第看極致馴致四字極也若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求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拈子程子之語又此篇末之語學者誠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按饒氏以此一章為第六大節○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甚少而其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說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極多亦豈淡淡無統該說不

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章而上遡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

【通攷】黃四如曰：首章言道之在天，由体之用，此聖人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之事；末章言人之造道，由用之体，此學者於枝葉求本原處。一一而後合一箇大本，一部中庸只如此看。

中庸章句 畢